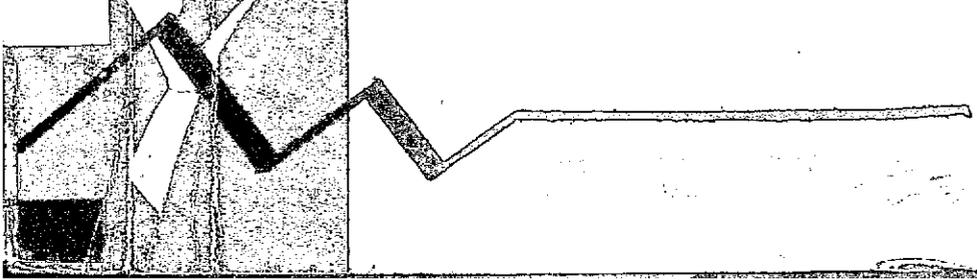


✓
學校生活速寫

071



527.8071
268

學校生活速寫

楊晉豪編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935

序

我們的文壇寫戀愛和農村的太多了，對於學校生活簡直很少描寫，幾時我們纔有一本像湯姆白朗在校記 (Tom brown's school days) 那樣的書呢？幾時我們纔能看到寫雪戰和球戰那樣活躍的青年的動作和勇敢呢？

一九三五年的青年界秋季徵文，使我們讀到四百多篇青年學生自己的寫作，所寫的就是他們自己現在的生活，當然比日後回憶更來得真切動人。我們從這四百多篇中挑出十之一來，集成這一本書；我們想，一定有許多學生想看看

他們自己的面影。那末，就把這本書獻給他們吧。

學校生活速寫，這題目是不大容易寫得恰好的。當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們的偏見是：不必十分顧忌，但也不必寫得太放肆。這分寸很不容易。衛道的面孔不必擺出來，然而說得太不像話也不大好。例如效唐的考試、隋樹娥的失望以及王家英的裸腿的故事是這一類中寫得恰如其分的；稍過一點，就要流入下乘。

再者，對於人身攻擊也不大好。常見的題材也不便多用。例如，寫考試情形的不下數十篇，結果我只取效唐的考試作為代表；寫收穫的也有十幾篇，我也只取一篇收穫以為代表。好多寫得還好的作品，都因題材的習見而被割愛，很是抱憾。

我們希望這一本精選的小書能夠有被選為初級中學國語科補充讀物或假期讀物的榮幸。

青年界編輯部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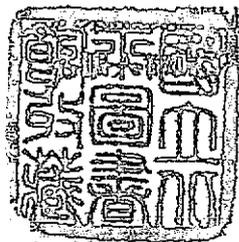
考試	效 唐(1)
息燈後	那韻冰(4)
吃黃豆方法的演進	沙 羊(7)
我們的生活	金欽若(11)
零星的印象	王維錦(15)
自習之後	天 竹(20)
放假了	志 民(23)
朝會	碧 茵(24)
收穫	李夢影(28)
納悶的事	孟 嘉(32)
捉田雞	袁韻清(35)
養兔	韓玉書(42)
會話課	趙建德(44)
洗澡	拂 雲(46)
抬樓	劉承安(50)
聯歡會	梁瓊琚(57)
童軍生活的回憶	芝 純(62)
力戰和智取	李鵬翔(65)
代數課的剪影	玉 璽(70)

- 深標本.....青 空(74)
 編輯小朋友週刊.....馬世澤(76)
 孩子們真難教.....劍 健(81)
 王詩人.....福 如(89)
 跑書店.....何 鵬(93)
 預備會考.....汪 恂(95)
 看小說和投稿的生活.....仁 實(101)
 一個小小的文藝團體.....聯 芳(103)
 避兵.....徐天武(106)
 夜半偷逃.....王鴻吉(111)
 兩個耳光.....張文麟(114)
 失望.....隋樹峨(117)
 裸腿的故事.....王家英(120)
 我們的晚自習.....呂翰芳(123)
 寒夜的警備訓練.....鐵 吾(127)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杜起羣(130)
 月考.....小 固(134)
 黑夜進攻.....韓古農(139)
 球場上.....王又邨(143)
 發表文章的樂趣.....于文輝(148)
 籃球比賽.....楊再森(152)

考 試 效 唐

提起考試來，總不由得要打一個寒噤似的。誠然，幾年學校生活，不如說是幾年考試生活，來得確當。

記得那是一個暑假的期考吧；雖然我們已經是身經百戰的戰士了，但對於這期考，也不免發生一些臨陣恐惶。又加上那樣的熱天，閒坐着也難受的不了，何況又要去做那種搜索枯腸絞盡腦汁的工作？然而考試是不可避免地迫近了。我們連飯都吃不下去似的每天儘看書本，就寢燈看書，但爲了爭取分數的緣故。一隻手電燈，睡在被窩裏看書。



第一天考的課程並不難；只是監試員們都板起面孔，使我們感到一些不舒服。吃過晚飯，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可是電燈一亮，自習室裏又立刻緊張起來。大家都好像有愁恨似的，誰也不向誰說一句話。

悶得要命，還是出去透透風吧。一出去就遇見剛由廁所回來的張小東，他一見我，便裂開嘴笑，同時低聲對我說：

“效唐，我得到一個帶夾帶的祕訣。”

“那就請你告訴我吧！”

“是這樣的。考地理課時，我看見旁邊的姜小姐不時的將裙子揭起，在大腿上看小草。雖然被監考員柴先生看見，但他並不能用手去抓她啊。”小東說完又裂開嘴笑起來。

“那麼我們明天也換上長衫短褲，把不容易記的數學公式寫在腿上，不好嗎？”

第二天試場裏有點異樣，不知從那裏又請來一位女監試員。我們並沒有想到這是什麼用意。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作答案，並沒有工夫去注意別的事情。

“站起來！”這分明是兩個人一同發的口氣，我們不由得轉過頭去看。呀！原來是柴先生站在小東面前；那個女監試員，却立在姜小姐旁邊。我明白了，一定是發現了他們的小草。小東倒很精幹，只用出過汗的手，在長衫底下擦腿。接着是校長也走下講檯來。

“今天不准你們兩個人考。”校長開始說話，“你們兩個人可以立在講台上，把衣服撈起，好讓大家看看你們腿上的成績。”

姜小姐和小東都立在講台上了。小東的大腿上現出兩片黑色。但姜小姐嫩白的大腿上却寫着很整齊的小字；遠隔望去，好像有許多小螞蟻在上面蠕動着。姜小姐只低着頭，披散着的短髮，把她的臉遮起來。

教室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考試時間可以延長幾分鐘，因為我們看大腿，誤了作題。”坐在後排上的柴植材說了這麼一句。

“不許說話！”

試場裏又立刻沉默下來。

結果是校長允許他們兩個人在三天後來補考，這才算完事。

鈴聲一響，一天的難關總算過去了。

我出了教室的門，揩了揩頭上的汗，心裏想：柴先生這傢伙，儘開玩笑，偏要在試場裏開一套大腿展覽會；幸而沒有把我的作品陳列上去。

息燈後

那韻冰

‘鐘，鐘鐘，鐘……’ 息燈鐘打了，頓時屋裏漆黑一團。

人們的精神，反被鐘聲激動了。

‘喂，小琴兒，請你用嘴吹一回漁光曲！’
東北角的C首先說了話。

‘好的，聽着，“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裏晒漁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do, sol, re, sol, sol, mi, do——，潮水”’

電光一閃，訓育員S先生正輕敲着後面的

簾子，號裏登時靜了一下，一閃閃的電光去了。

號裏又開始沸騰起來。

‘請你告訴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真的謝女士給三年級的F託夢來嗎？’我低聲問。

‘可不是真的嗎！’謝女士的同鄉趕忙回答。‘F因病回家去了，夢見謝女士，她說埋得太淺，不能託生，請F轉告她家，另挖深坑埋她。’

聽到這裏，猛憶起謝女士蒼白的臉色，腋下永是夾着幾本書，蹣跚的走着。

‘她今晚或許來找你，老同床嗎？’

她會與我同床二年。

她會躺在床上對我說：‘你聽我背背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因為國文老師要考岳陽樓記，她又在聚精會神的背牠。

一幕幕的，如閃電般的掠過腦際，我忽然覺得毛骨悚然，好像謝女士真的站在我的面前一樣。

‘嗚，嗚，討厭！爲什麼喝我的，嗚嗚！’忽的哭聲又打破了漸靜的空氣。

‘喂，怎樣了，醒醒吧！’W張開矇矓的雙眼，還在擦淚，‘我夢見咱班那個討厭鬼喝了我一瓶汽水，討厭鬼。’說完大約又睡了。

‘我告訴你們，咱班C作大夢，翻身坐起來就嚷d, o, w, n, 當(down), down當，當當當當當，當——當，她當了一大串，把全號的人都當醒了，她還當呢！’

L剛說完，全號都大笑起來，連剛哭完的W也笑了。原來她還沒睡着。

‘我再說一個，有一個賣西瓜的人，住在店裏……’

‘不要再說話，就是這號亂，什麼時候還不睡？’S先生的屋子離這裏很近，大概是吵得她睡不着了吧！

電光閃閃的又走了！

‘討厭，誰怕你？’

罵聲振盪起來。

‘不行，我一點也不想睡，太興奮了。’C說。

‘我知道，你是麻醉第二期，第三期就要昏

眠了，像咱們取盲腸的那隻狗一樣。’ L 說。

‘胡說，你才是呢！’

‘梆 梆梆，’ 風聲傳來鑼柝聲。

‘真快，三更了，我提議咱們靜默吧！’

‘贊成。’

果然寂靜了，不久竟有人入夢鄉去了。

‘真倒霉，還睡不著，’ C 獨自一個人說着又翻了一個身。

吃黃豆方法的演進 沙 羊

一 騎馬

吃飯號叫了。

大家從自修室裏跑出來，筷子敲着飯碗“溪康溪康……”，口裏唱着在自修室裏尚未唱完的桃花江或捉放曹。這差不多是每餐飯的前奏曲。

進了食堂，黃豆的香氣撲進每個人的鼻子。

“呵！好香呀！”當然不免有人這樣喊着。黃豆是第一次吃，個個人都歡喜，認為這碗

菜比肉還好些。

黃豆是圓的，很難得入口，個個人都現出貪婪的姿勢，想出法子來使牠容易得到手，而且要得的多。

江怪物提議：

“吃黃豆，有句俗話說：‘只准騎馬，不准坐轎。’我們就實行這種辦法吧！”

於是大家的筷子成爲剪刀剪布的樣式在豆子碗裏動作。

這一餐便在江怪物的提議下過去了。

二 抬轎

黃豆子是時興貨，當然每餐都有。

在江怪物的一桌八個人，起先仍照第一餐的辦法；但是很困難，坐在江怪物對面的李怪物於是提議：

“我覺得騎馬太笨了，時間太不經濟了，差不多每分鐘得不上五顆，還是抬轎好點吧！”

“要得！”于是就實行起來，兩隻筷子成平行線仿抬轎的形式。

抬轎是李怪物的拿手戲，別人每次至多得

五顆，他却至少可得八顆。他很高興；可是與李怪物並坐的熊老三眼睛氣脹了，他最不會抬轎，每次無論如何只能抬上兩顆或一顆，有幾次竟一顆都得不到。所以他吃虧不小。“嗑子吃黃連，講不出口。”

看熊老三的神氣似乎是要圖報復的。

三 坐船

熊老三吃完了飯，跑到訓育部請假外出。他走三四家廣貨舖買了一把很大的調羹，據說價錢是兩角。

他將調羹放在衣袋裏，很高興的跑入食堂吃第三次黃豆。

照例的，人到齊了，筷子向蔬菜的碗邊一敲，表示一齊動手。吃過了蔬菜，再吃較好的菜，不消說，黃豆在他們眼裏，是很貴重的菜，當然是最後才吃。

吃到黃豆的時候，熊老三一隻手伸進衣袋裏摸調羹，一面說：

“抬轎這法子太不好了，我們還是坐船吧！”說着，便舀了一調羹，菜碗裏所剩的僅只一小半

了。

其餘七個人看了熊老三這種動作，很氣憤；但爲了同學的關係，一件小小事情，又不便爭吵，只是個個人瞓一瞓眼睛罷了。

熊老三微笑了。

四 打網

在第四次走進食堂的時候，個個人都買了一把調羹，只有水牛一個人沒有買。水牛素有痞氣，因而有人喊他叫‘打屁頭’（大痞頭的變音）。他預料這次一定要失敗，他一面吃飯，一面想法子。終于他想着了。

頭三碗菜吃完了，當着他們預備拿調羹舀豆子的時候，水牛一隻手護着豆子，說：

“慢點！我覺得吃黃豆，坐船也要不得，我提議打網，如何？”

“怎樣叫打網呢？”不期而然的大家問。

“像這樣——”水牛一面說，一面拿着豆子碗向自己飯碗裏一傾，“哈哈，”水牛笑着走了。

“痞子！打屁頭！不要臉！”水牛聽到這樣

的罵聲。

五 落雨

第五次，江怪物發脾氣了，作最後的解決。

八個人剛剛來齊，江怪物深恐別人又要打網，他的嘴巴很迅速的伸長對着那一碗黃豆子：

“虎——，”一口涎水噴在菜碗裏。

“怎麼？你爲什麼噴涎水？”李怪物喊。

“這是落雨！是禁止你們打網的呀！”江怪物很滑稽的這樣答覆。

“報告訓育主任去！”另外有幾個這樣的主張。

“走——。”

我們的生活

金欽若

蟬聲送來了夏的信息，我又開始恐怖了，望着陽光下蒼鬱的樹木，碧綠的小草，我想起我和同學們又將分別！

我愛學校，我更愛我的朋友們，我們的小天地裏充滿了柔情，我們衝突，又彼此諒解，我們

都是以純潔的友誼來維繫我們的小心的。

我們沒想過兩年後便爲人師了，偶然的說起了但即刻又轉過了話鋒，我們不願提及渺茫的將來。更何況這狹窄的出路！然而我們都有綺麗的希望。欄柵擋不住我們活躍的心。我們投着青年的活力，我們高昇，我們進取，誰都不願意虛度人生。

幾個人每天常在一處，早晨我起來得最早，然而我並沒有多讀一些書，是的，等我打了臉水，她們也絡繹的起來了。每晨飯鐘來響，我們已經吃過了早飯，在寢室內看書或談天，預備鐘敲了方進教室。此後等吃過了中飯到寢室，偶然也在第二課到第三課的休息時間內進寢室，這是要有東西吃的時候。我們的嗜好都一樣，蠶豆是我們的命，我們不買零食吃，豆是自己家裏的。在劈劈拍拍的聲音裏，我窺見了孩子們無邪的純潔。

課畢，一天的工作都做了才回到寢室裏，這時笑語在空中迴旋，什麼孩子的玩意兒總要來一套，我們的蚊帳因整齊美觀起見都覆在上面，

這張床和那張相通。打起架來最好逃；自修課上隨自己的便高興做什麼便做什麼，沒有先生來管的。要下課的時候，校長方來點名。

夜，是我們最喜歡的，每次差不多是硬逼着睡，舍監的燈光會嚇壞了我們的小心，偶然偷起來望望天有了月亮，整夜不想睡，但那能破壞校規？有一晚大家睡不熟，我輕輕的起來，站在欄旁，牆壁上蠕動的樹影是那樣神祕，風是微微的，清晰的聽見輕微的哭聲，我懷疑的，心在掙動，但又不想進去，從燈光明亮的地位，有黑影在移動，那是舍監的寢室，是舍監和H先生在吵架呢，我告訴了她們，大家幾乎笑壞了肚皮。原來大人口角也是要哭的，第二天我們看見了四隻紫葡萄，這葡萄成熟的原因，也是我們意外的發掘。

我們不愛和先生弄惡劇，但我們也沒勸阻過旁人，那是一次沒有月光的星夜，我們得了舍監的許可，在樓欄旁多玩一息，但不許高聲。我們懂得舍監的苦心，她怕我們擾亂旁人。隔壁的同學也沒睡，偶然的發出一兩聲高笑，但即刻

又消失在黑夜裏。

P 是常把嘴癩着的，因為她有兩個笑渦，她最會尋人開心，這次她又在算計舍監先生了。

差不多要到查第二次房的時候了，我們想睡，但S 不知在幹什麼，把櫥倒在走道口再疊上畚箕。她在吃吃的傻笑，我們莫名的望着她。

回到寢室，我們聽見足音漸漸的近了。“嘭”的一聲，激碎了夜的甜靜。

我們懂得了S 的用意。哈哈，我們笑了！但沒大聲，舍監先生着了S 的道兒了。

像這樣的事也是不常見的。

考試，我們是家常便飯，所以也不以為意，我們仍照常的過日子，不過把玩的時間縮短了，我們從來沒開過夜車。開夜車是笨伯的行爲，不是我們所樂意的。

在物質的享受裏，我們都是稀有的幸福兒，無憂無慮。但有時我們為喪母失學的芷而發愁，究竟我們還是稚氣的孩子。想到當殘蟬搖曳餘音的時候，芷會回到我們身旁，自然我們又笑了！

如今蟬聲已開始鳴了，又將身臨大考，我們的生活要起波動了，然而這是每學年必然的事。

我們都是這樣度着刻板的生活，不！我們都是有生氣的青年，我們感到學校生活的有趣，然而我們停留在校裏僅只兩年了，眼前便是一個悠長的假期。

零星的印象

王維錦

一 弱小民族

十二歲的時候我入了中學校。在同班中差不多算是最小的了。唯其是年幼，更加以面龐標緻，行動活潑，較大的已略有性底神祕的知識的同學，便把我當做他們假設的異性了。每天總是訕笑地鬥弄我，有些更粗獷的竟摟着我接起吻來。年幼的我對於接吻的意義雖不很明白，但在大衆的哄笑與捧好的聲中，至少我知道了它是含有侮蔑性的，抵抗麼？我的年齡既小，身體又弱，實無反抗之力的。而長舌的同學們看見我躁急的樣子，也得了取笑的材料，‘羞！’‘××叫

人 Kiss 了！’ 甲一句乙一句這樣的諷諷着，有什麼法子讓我對付那強敵和小丑呢？我終於無望地俯在桌上哭起來。

弱小者的悲哀是不能感動那惡棍般的同學的。結果他們一邊仍不住地嬉笑着，我只好氣虎虎地獨自不理他們而已。有時太忍不住了——，不是麼？‘獅子餓急了的時候，牠要怒吼的。’我也會憤然大怒或竟以武力解決。雖然明知不是他們的敵手，不過在他們聯合戰線之下，縱然狼狽得如落湯雞一樣，也總是哭着嚷着掄着無力的小拳頭。直到上課鐘撞起，或是中立的同學發出‘嘶！嘶！’底警告——就是說訓育來了。

何以聽見先生來了要停手呢？因為我想同學之間的事，求助於先生，實是綏怯的舉動。並且看到旁人因我受罰，總覺內疚的。但這般浮俗的同學永遠不明白我的意思，反更無忌地要笑我。自入中學一年多的工夫，我都生活在這惡劣的環境裏。把我養成爲自私底孤獨底人物。孩子的臉上籠罩了成人底悵鬱的淡霧。我咀咒童年。我咀咒學校。

二 風波

由於對環境的憎惡，連帶着荒棄了學校的功課，以致考試不能及格。這在剛復的我實爲莫大的打擊，理智告訴我：‘非努力不可！’經過一暑假的苦幹，開學後一切功課都有了顯然的進步。從而，先生們對我非常地喜愛，那些大同學們也不敢太玩皮了。我的環境就這樣轉變過來。

但我生活的重心又移到另一件事上。——那是開學後不多日子。雖然已是秋天了，太陽仍炙熱地曬着。大地似乎沉沉地悶去。寂靜裏蕩着麻痺的氣息，加上先生講書的聲音，真是一支天然的催眠曲嘞！我勉強挨到下課，便在位子上臆睡起來。

忽然頭上一陣蠕動，喚回了我的意識。唉呀！原來是一塊嚼過的膠皮糖堅固地黏在髮上。‘好！’我向着身旁的L喊着，‘爲什麼這樣沒道德呢？’他一聲不響的彷彿沒聽見我的話一樣，祇是挺着面孔立着。我加倍地怒了，‘打！打……！’喊了幾聲後，我和L便撕在一起。停

戰之後，我疲倦得頹坐在椅上。

從此我二人便不‘說話’了。有什麼仇恨值得這樣長期抵抗呢？我不清楚，可是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先向他開口的。暗中有一種力量束縛着我們，誰先開口就是誰‘栽’了哇！

可笑得很，在不‘說話’中我們反相互愛慕起來，他迅速地變成爲我的無上的安慰。但那種力量使我不敢直望他一眼的。祇好經過幾番曲折的角度去望他。有時遇見他的由同一角度轉過來的視線——那是溫和的，祈求的，我知道他也常常用那個方法偷望我的。是的，這確是要開口的‘行爲朝向’啊。‘看！這倆要說話了！’幾個同學打趣的喊。迫得我和他趕快地垂下頭來，臉上燒紅着。

就在這彼此渴望中，我們成了不說話的好朋友。我常常鼓起勇氣想突破那虛偽的隔閡，都不成功。直到畢業時纔復活了我們的友誼，不，談話。那一次歡洽的聚會，我至今仍記念着的。

三 活動

第二年由C君的誘導，觸發了我文學的興

趣。又由W君的鼓勵，我開始參加課外活動，並入學生會‘平民學校’工作。那時‘平校’正感經濟困難，捐款的擔子便負在我們肩上。分兩組籌備：電影和話劇，後者由我請姐姐的同學排演。記得排演的時候，那羣少女無望無礙地爭論劇詞和表情的演出。鬧得不可開交時，便請我判斷。可憐我，自知對演劇的智識太缺乏了，自尊心不允我在異性面前露出自家的弱點。又禁不住一邊的催促，竄得我瞪着一雙大眼，不安地囁嚅着。但並不是苦痛，只覺在甜蜜中交流着微醺的氣氛，輕輕地麻麻地激動襲着我，如果用弗羅依德（Frued）的理論來分析，我想那便是幼年期性慾的暗示吧。

不如意的事來了。在開會前一日我們賃得的會場，因為嫌租金太少，拒絕出借。同時姐姐的同學們，則因她們校長禁止的緣故，不能出演。祇好臨時將京戲代替了電影；話劇則改請姐姐另外的一些朋友扮演。在這倉卒的改變中，成績自然不易令人滿意。一場辛苦換得了除去先生的白眼和同學的閒話外，祇是給我以滲透人

生的機會。海涅說：‘用着無經驗的手，採擷人生的薔薇。’我第一次接觸人生，便被它的毒刺傷了。

次年暑假我離開了這學校，走入生活的另一階段。

自習之後 天 竹

下自習的鈴聲剛響，瞧誰跑得快。“唸唸啾啾，”同學們都跑完了，滿屋裏空洞洞的就剩我和S兩個人。

“嘎，”電燈滅了。

“S，你還記日記不？”我向他的座位問。

“記。”黑暗裏透過來回答。

“那末你點燈吧！”

接着寂靜裏曼響了一陣索索的聲音，我們又有了一切，又有了世界……可是電燈光的光亮，我們分明是失去了。

一張號桌招待着我們，對日記我首先發出議論：

“喂！我以為風、雨、陰晴之類的首行，大可以不必要牠！”

“爲什麼？”S的小貓下巴在燈光裏搗了兩下。

“因爲一篇日記裏縱然全是敘事，然而字裏行間總不免要把本天的氣候寒溫帶了出來。”

“那——不一定……”

一句話還沒說完，堅硬的皮鞋聲在我們的腦後響起來——是齋務主任。

“你們爲什麼還不睡？”其實這句話就等於說“睡去！”是絕對不容分辯的。

於是我們站起來，假意把墨盒蓋着，書本覆合着……搔頭摸耳，以爲在這個時間他一定會走的，誰知回頭一瞧，一雙半怒的眼睛仍舊站在那兒。

燈只好滅了；我們也只得懶懶地走出教室。

待走到圖書館門口，我們回頭望望齋務主任的背影漸漸消滅了，於是我們臉上的顏色立刻也反了正；接着突然爲一股不甘心的勇氣所襲擊，一溜煙兩個人又重新鑽回到教室。

“再點吧？”我握着火柴說。

“莫急，再停一會！”

“他一定去睡了！”於是第一根火柴在我的手裏掙了一下被折斷了，一撮淡綠的微光僅僅把濃密的黑霧撥了一下又復使牠合攏。

第二根火柴才算恢復了我們的河山……S 揭着墨盒，我抽開筆，我們勝利地微笑了。

但背後的門又“噓”的響了一聲。抬頭看時，齋務主任已經走了進來。

這回可不一樣了，他走得很快，同時把地板也走得很響。像是一步就要躡到我們跟前非給我們兩個“鍋貼”吃吃不可。

我們真忙了。覺得有點像兔子“霍喇”一聲將桌上的筆墨推開，熄了燈，後腿一展迅速地從另一個門逃了出來。

“好傢伙！”我們笑着……

漆黑的藏室裏，齋務主任在摸案。

放假了

志 民

校門外，人力車一輛輛的排着，車夫拉住車桿，站在兩邊；挑腳夫拿着扁担索子，像持槍一樣的列成隊形，他們的眼睛老是望着校門裏，像發現什麼，等待什麼似的。

間或從校門裏走出幾個學生，大多穿了西裝、長衫，戴了草帽、毡帽；怪摩登、時髦的樣兒。很少穿着平時討厭的制服，戴怕了的制帽；這一套行頭，現在已經可以隨便，更沒有人來過問了。

有的跟着車夫把東西搬上車，坐了拉着走；有的尾着挑夫挑了東西出去；有的才出來叫車子或挑腳；匆匆忙忙的，像雀兒出籠一般。

教室裏，冷靜得一點兒聲響都沒有。黑板上寫着的字，獨自在那裏發呆，好像被人家遺棄了。桌子椅子依然一排排整齊地擺着，空閒着休息。字紙遍地都有，好像沒有被人發現一樣。

寢室內，那就太熱鬧了。桌子上，凳子上，牀

上，地上：雜亂地放着些箱籠，衣服，物件，書籍，文具，像走進雜貨店。大家忙着收拾東西，整理行裝。好的、要得的裝起來；不要的，丟在地上，讓校工來檢。

晚上，稍爲清靜點了，要搬的，要走的，多半去了；只剩下些住不怕學校的。大家無論是看什麼書，寫些什麼字，做些什麼事都無精打采，懶洋洋地，提不起興味來。也許因爲天氣不好，或者是放了假的緣故吧！

“放了假，就像失業一樣，找不到工作做！”同學們竟自這樣喊出來了。

“這又去怪誰呢？”我心中這樣想着這一個含蓄很深的問題，終於回答不出來！

朝會

碧茵

噹，噹，噹！

清悠的鐘聲，緩緩地傳來，這是每晨召集我們上朝會的信號。

‘走！聽新校長的演說去。’斜靠在床上看

書平素最愛規避上朝會午會和紀念週的萍，聽得鐘聲，便丟了書催促大家走。我們也停止了正談論着的先生們的問題，一同走出宿舍。

禮堂前的草地上，已聚集了很多的人。同學們還紛紛地從宿舍中走出來，朝陽的金光，正射着禮堂前的玻璃窗和翠樹的綠葉，薄霧籠罩學校園的竹籬上含露帶睡的薔薇花，在這清新恬靜的晨光裏，不覺會流露無限天真與生命的歡愉，可是今天，誰的臉上都呈現着異樣的表情。活潑得像小鳥兒一般愛跳愛鬧的蓉，也懶懶的沒有功夫尋別人的開心了。

‘莊你看到×老師麼？’

‘沒有！靜，你呢？’

‘我昨夜同×老師坐談了很久呢？他說雖然換了校長，他們幾個職員是不換的，他仍然當訓育主任，教我們大家安心讀書，不要管先生們的事……’

‘靜！不要太相信了。今早我聽得嫻說，×老師已經一早下鄉去了，校中的什麼什麼，新校長都已安排好了，他昨天所說的不換職員的話

是騙我們的。’絮說：

這幾位是年級比較高的同學，她們對於校中的一切，似乎比較的關心。

新校長來了。咦！怎麼舊的先生一個也不見呢？跟在他後面的那人又是誰？

舊的校長和職員，都是我校的創辦人，雖然也有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可是瑕不掩瑜，對於學生也還是有相當的好處。這新校長聽說是一位政客，這資格就有幾分令人憎惡，政客也能辦好教育嗎？我有點不能相信。

‘茵！你聽他的聲音多小呀！像沒有吃飽飯似的。’齡輕拍着我的臂說：我這才拋去雜亂的思緒，對於新校長注意起來了，啊，那滿臉的煙容，真難爲他起得這樣早！

‘……你們這個學校的校風太壞了，我來首先要整頓學風，所以聘請××先生來當訓育主任……’

不知是誰對我說過的，××想以勢力攫取省立各校的校長，企圖造成什麼系統的話，突然閃入我的記憶。怪道呢？接事的第二天，就把我

們原有的先生換的一個不剩了。

‘……現在介紹你們見見……’

這幾句用高朗的聲調說出來的話，好像給我們當頭一擊！

走，走！我還沒有想好念頭，就被一陣激動的人潮衝走了。顯然的，我們是不滿意他所介紹的人，規避接見而四散分開了。

校長氣得跌腳，‘啊！這樣的囂張還了得，不辦這學校了！解散你們！’

回家吃了早飯，還得進去打聽消息，停辦了得想辦法呀！誰願意不讀書呢。

操場上是靜靜的，碧空中浮着幾朵悠閒的白雲，校長獨坐在校長室納悶，我和臺走到揭示處，就發現了‘校長諭，本日功課停上。’的牌示，哦！只說本日功課停上，沒說停辦，還是不忙捲鋪蓋吧！

結果，×老師已不肯再來，××也不敢再來，我們也沒有被解散。

收穫

李夢影

忙亂熱噪的夏天過去，來的是這樣靜穩的秋。從田野間飄過來的風，充滿了田禾的香味，農場中穀子的葉，漸由青而轉得枯黃，在秋風摩擦得嘩嘩作響，一片美種的玉蜀黍歪着頭，乾枯的皮已經裂開，露出了黃色的粒子。

‘這塊玉蜀黍熟了，快點收拾吧！不然，要被附近的百姓們偷去了。’每在晚上散步的時候，都這樣的說。

‘現今農場中玉蜀黍已熟，午後勞作時間，各班同學，一律齊集院中，聽令去割。’大家看了這張佈告，心裏都跳了起來，一片漸黃的玉蜀黍，在我們腦子裏動蕩着，再過兩三小時，就會拿到飯廳裏，做我們的膳食了。

鐘似乎走得太慢，過了這麼半天，還不下課，坐在椅子上聽講，實在有些不耐煩。有時，教員背過臉去，便立起身來，望望聳立在半空的鐘澁，仍是絲毫沒有動靜，‘完了！打鐘的準是死

了！爲什麼，他媽的，還不打哩！’無奈何，只得坐下來硬聽。

兩眼巴巴的，望着黑板，偶爾從外邊吹進來一陣涼風，吹到我們的身上，澆在我們等得焦急的心裏。

清脆的鐘聲，在安靜的空氣中一聲聲的傳來，好容易下課了，院裏已經站滿了人。

‘今天我們分三組——割的，捆的，和往校中運的，大家輪流去作，割的疲乏了，不訪來捆；捆的沒力了，也可以在地裏休息。看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不用我多說，自然你們都是非常努力……，用的器具，放在這邊，大家可以來拿。’

‘我們一切全知道了，還用您這樣嘮嘮叨叨的來說。’大家全小聲的嚷了。

解散後，農器全被跑快的人搶着，推着小鐵車管運輸的先生們已跑到前面，我們拿鏟的，跟在主任後邊。

‘這塊是咱們的，一人一隴的去割，慢一點，防備鐵刀割破了腿部……’

大家站在他端的地上，把襯衣的袖子捲起，

拿着晃晃的鐮刀，我和老張一人對準一隴，對着玉蜀黍示威。

我們下手了。

玉蜀黍長得很高，虛根如榕樹般的鑽進地裏，我們的鐮刀沙沙的割去，由捆的人抱到一邊，每當鐮刀與玉蜀黍的根部接觸時，很是痛快，稍用力一提，牠便很自然的倒下，把如茵的細草，纖小的野花，都解放出來。

‘好大的一個叫哥哥，從葉子上跳了下去，’我和老張，趕緊去捉，不過跑得太快，沒有捉住。

秋天午後的太陽，有時還像那樣強烈的晒着，叫哥哥沒有捉住，還拚命的割，希望再碰見一個，可是太熱了，汗如雨般的流下來，粘住了襯衣，回頭望着老張，丟得他很遠。

‘老張，幹啊！把您丟在後邊了。’我一面割着，一面招呼老張。

‘老李！您是太不注意了，只是像牛般的幹，您不注意地真的白蘿蔔嗎？大得很！人察全拔着吃，您像牛，只知道向頭裏幹。’

‘真是我太不注意了，怎麼白蘿藤自己一個也沒有找着，反正天下事不虧傻子。’

放下鐮刀，用腳翻開地上如茵的亂草、豆子，才發現了一個個的蘿藤。

‘老張來！我也會找了。’隨手拔起幾個給老張看。

恰好有幾個捆的人來替我們，叫我們到後邊去捆。

我們偷偷懶再說吧！‘老張，拿您的小刀來，我們坐在這裏吃幾個嫩白的蘿藤，又脆又甜。’

我們坐在捆好的玉蜀黍上，望着一邊的天空，點綴着一朵朵如絮的白雲，太陽雖如春季似的明朗，可是在平靜、清潔的氣息裏，我們的感覺銳敏起來，並沒有風，覺得身上似乎有些瑟瑟的意味。

‘老張，到底現在是秋天呵！’

汗落了，我們又重新拿起鐮刀去割，豆科植物的蔓子，不住的掛住我們的腳，玉蜀黍的根似乎也頑強起來，稍不用力，就不能割斷。

實在是疲乏得很了，跑到後邊去尋找我白蘼蕪的餘味。

兩點鐘過去了，主任的哨子，在後邊吹起來，我們托了一雙滿被泥土的褲腿，回到學校裏。

晚飯的桌上，一堆新煮的玉蜀黍放在那裏，野味橫溢，‘呵！這是我們的收穫品啊！’

納悶的事

孟嘉

這是春天的事了，到現在還使我納悶着。

那天午後課罷，我從佈告處發現了一張佈告，使我打了一個冷戰，好傢伙，原來那佈告的意思是從當日四點鐘一律穿制服戴制帽，猛聽到覺得沒有甚麼吧，穿制服戴帽子能算可怕的事情嗎？其實不然，因為我們的制服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好呢，我們的制服原是又狹又短又髒的一身衣服，這還不要緊，最使人胆寒的是一層薄薄的單布，單布制服穿在身上，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一個早春的天氣啊！那刺人肌膚的

寒風！我的天，這真是要命的命令。自然有毛衫的人們，把不能換上單制服，挺起窈窕的腰肢來，越顯得他們俊俏、漂亮，但窮小子們可沒有這福氣，脫去破棉衣，只剩襯衣一件。在這乍暖還寒的天氣裏，身披兩層單布，你們想！

無論說啥，經驗告訴咱，制服總得去換，於是冷戰之下，趕快折回寢室去奉行上司的命令。

單制服穿上了，凍的瑟瑟的發抖，濕漉漉的霉氣味頂着鼻柱，氣得我惡心，拉了一條棉被裹着身體躺在床上了，屋裏充滿了謾罵，我的腦子裏也充滿着憤怒。

“噹噹噹……”一陣急鐘。

翻身下床，跑到操場早已嗡嗡的滿人，都是身穿驢皮色單制服，騷亂的羣衆裏有的同學已飛起眼來，眼波像電光，滿場裏亂射一陣，真熱鬧。自然也有凍得吃不住勁的，樞着腰像一條夾尾狗。咱便是其中的一隻。仁丹鬍髭訓育主任一閃身，一聲立正，全體鴉雀無聞，接着訓起話來，大意是散隊後，每人必須整理自己的被褥。自習桌，隨後全體學生庭院大掃除。晚飯後洗地板，

凡同學一律參加，由各班班長負督促之責，最重要的是夜十二點舉行全臉整潔大檢查，如有不履行者，定予嚴懲！說罷，阿拉散隊。

“好利害的命令，是爲什麼呢？”人人都這樣納悶着，臉上都表示着緊張懷疑的情緒，但是誰也得煞心去工作。真的，那現象從來沒有過，咱從來不記得洗過一次地板，也從來沒掃過一次庭院，就是到現在還只是那一次啊！奇怪，這到底是爲什麼呢？問誰誰也不知道，莫非×主席要……不，沒聽說呢，我這樣亂猜着，一面還得工作，掃庭院，吃飯，擦地板……直鬧到十二點才停止，累的渾身大汗，可憐！我的同班張君因面盆不淨，罰了半時的站，在深夜的晚風裏，春寒裏只穿着兩層單布！真殘酷。

第二天起來，全校確乎有了新鮮空氣，地上光光的，牆上華麗的貼着許多“努力……建設……救國……”之類的標語。廁所的壁畫和克斯之類的言語也敷上了白粉；地上的紙煙頭亦不多見……這確有維新的氣象。出來又進去的男女學生，都挺着胸脯，像煞有介事似的。咱當

時爲捧場起見，腰板上也嘗到一種酸酸麻麻的滋味。

最奇怪的是一般教職員的功課也來維新了一下。那天生物教員破戒剖了兩隻蜘蛛，還斬了一隻青蛙，其他教員也比平時驕得起勁，教務長早操時便大講其新生活運動……這一切，咱從來沒見過，咱只有暗暗的驚訝。

大約有兩個禮拜罷，這維新的氣象的一切化爲烏有！標語的顏色退了：院裏的垃圾又滿佈了：廁所裏又積了一堆紙煙頭；粉牆上不但恢復了舊有的繁榮，又添了兩隻烏龜掛着仁丹鬍鬚。教員們的講書又和從前沒了兩樣。爲什麼要有那次霹靂似的維新呢？咱至今還是茫茫然五里霧中。納悶着，永久的納悶呵！

捉田雞

袁韻清

雖然離開暑假時候還很遠。但一連晴了幾天，就怪悶熱的。或者是剛熱起來，故覺得特別難受；不然的話，將來到了大暑天，不要沒地縫

兒了嗎？

又是星期六的下午，晚飯也吃過了，已釋去了一個重負。前個星期郊遊的樂趣，又一幕一幕地湧現在心頭。光陰過得這樣匆匆迫迫，我現在也不理牠許多，橫豎是逢時混一陣快活，舒舒鬱結的心情，也未始非無意義的事情罷。

還是我先說趣：‘一個星期又完了，好不快活！這樣悶熱，屋裏坐着也太難過。今夜大月亮，還是大家趁晚去溫泉沐浴一回，浴罷便順路捉田雞回來，好嗎？’‘很妙！’‘我贊成！’‘贊成！’不約而同，大家都異口同聲地歡迎玩這一遭。

因為我們每星期最少有一次的旅行：小木棍每人是一律一條，一來可幫着走路；二來遇着什麼，又可作武器。所以今晚齊集，不消說是每人一根小木棍，更有拿手電筒和四方的小油燈的。十來個，活活跳跳，開了後門，便向前進發。

出來和在屋裏，真有天淵之別：祇覺晚風縹緲，涼沁心脾；朝霞燦爛，絢麗若錦；飛鳥啞啞，尋巢投宿；在這暮色蒼茫的景況中，另具一番詩

情盡意！那工作了整日的農人，也帶着滿臉愉快而安慰的神色，緩緩地從阡陌中踱來。一切都覺得安適而自然。呵，這美麗的晚景呵，這值得留戀的黃昏呵！你是我的慈母，你是我最安慰的一個呵！

一條廣闊平坦的公路，開展在面前，這一羣天使們，一時走快，一時走慢；一刻在前，一刻在後；也有說笑話講故事的，也有唱山歌，吹嗩子的；各把木棍舞動，又似一羣未來的百戰百勝的義勇軍！

正在快樂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文在前頭突然止步不進，大叫一聲：‘蛇呀！’便舉起木棍，向小溝上劈的就是一棍，水花濺起。各人也都舉起木棍，搶步上前，來參加作戰。順的眼快，復又加上一棍，那蛇便不大活動了。我看見了這般情勢，急忙止住各人，不再加鞭，然後把牠從混濁的水裏挑將起來，放在草地上。看牠祇有兩個指頭大，長約二尺，全身渾黑，肚裏是灰白色。樹枝狀的舌頭活潑潑地吐進吐出。頸部展成平扁的一大片，頭作三角形。吐聲‘虎虎’，確夠威人。

聽說是‘飯匙頭’，是一種毒蛇。大家研究了一會，然後圍成一個圓圈，執棍而待。由我先打，大家挨次打去。‘劈拍’，‘劈拍’，頓時打成一堆蛇醬。平空添上了一場無上的勝利，大家的精神愈加煥發，懷着滿腔得意的心情，踏向溫泉的大道。螢火萬點，把平淡的田野，裝得花園錦簇；田雞聲，蛙聲，蚯蚓聲，……把死寂的宇宙，鬧成鼎沸喧嚷。這值得讚美的偉大的夏夜呵！

很小的一圈圍牆，在月色迷濛中出現，目的地已在眼前了。益發加步趕上，通過一度曲巷，魚貫的走去。大家趕快把衫褲除去，縱入池中。

月色淡漠。像水瀉大地；水面映着月亮，又如銀光煥發。對着這柔和安逸而靜默的夜景，心裏另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我全個心靈，已融化在這美妙的境地中了。講話說笑的聲音，頓時嘈雜起來。我疑心這溫池未經過這樣的月夜的有趣的鬧熱過。

田雞叫的煞是起勁，四面都是‘惡惡’‘惡惡’地。浴罷起來，不耐久待，便開着四方燈，手電筒，也學牠‘惡惡’的聲音，分路前去搜

尋。忽然聽得別隊叫着：‘捉住了！’‘好大個呀！’的歡呼聲，我們又是歡喜，又是着急。好了，也有些聲氣了，‘惡惡’地漸漸近了。大家慢走些，不要聲張。不提防‘嘩’的一聲，大家驚的怔住，但看順已從田中爬起，右手舉起，在淡弱的月光下，看牠拿着一團灰白色的東西，嘴裏驚奇得意地說道：‘大個的呵！’但我們已不禁‘哇’的騰笑起來。就別隊聽見的，也忍不住響應着笑，順自己也呆住發笑。

到了高路口，各隊齊集，檢查成績，最少的文一隊都有三個，靈隊四個，我隊五個，聰隊六個，最多。把十八個田雞，分成一担，由順用木棍挑着回校去。

歸途上，月色愈加明朗，螢火也加多了許多，涼風陣陣不絕，大地上的一切，都呈着歡欣的笑容，慶祝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心裏，也覺得比來時加多了一層快慰。聰、星、祥等又唱起那乳源固有的尖銳高抗的山歌來，一聲聲響激雲霄，更覺得飄飄欲仙！

‘現在回去還早，不如趁今晚吃了這田雞，

好嗎？’‘好便好，不過倉卒間很難備辦罷？’

‘我們也不消辦甚麼了，就燉田雞粥罷。’‘很好！再由每人拿出角把錢來，買醬油、麻油、南菜等物，並帶些米來便得了。’大家你一句，我一聲，在半途中便已商量好了。

回到校來，還只八點半鐘，大家便依計劃進行，收集了錢，一面買備各物，一面宰割田雞。分工合作，踴躍從事，不一刻工夫，各都齊備。先把米和南菜蝦米等放入鍋內煮粥；待粥煮成了，才放田雞肉，食時再加麻油醬油。

靈放了滿滿一鍋的水，祥看得不耐煩，便說：‘你想留些明早吃罷？“一個田螺三鍋湯，”煮得太稀淡了，有甚麼好吃；’我也說水嫌多了些。大家都說水太多。‘現在覺得水多，煮來便知道了，米不算少，煮得飯不像飯，又有甚麼好吃呢？你們嫌多，儘可潑去些水。’靈說着便把水勺潑去一勺水。大家心裏多不信他，也不理許多。圍着便談起天來。由甲說到乙；由乙及丙，由丙轉丁；毫無目的地恣意歡談。一週來韞蓄不舒的情鬱，早逐出無何有之鄉去了。就任你有多

大心事，也暫時撇開，人生最快樂的談天，我覺得像我們這樣困在校裏，一星期最少也要有一次的聚談，才是有意義的生活呵！

‘你看！現在便知道水多不多了！’靈說着，大家望望鍋裏，果然是水太少了。又要加些水才是。大家說：這又是個經驗，可見求學不一定要在學校，祇要隨時留心，往往在校外實地得來的智識、經驗，要比在學校所得到的要真確而有用。就此一事便可以見到了。

大家還是談着，談着，快活地談着，也不知多少時了。粥早已煮得爛熟。快放下田雞肉，再放配料，一刻工夫，便已好了。端出在文的廳房，去吃。開始非常好吃，吃了一碗又一碗，等大家吃上了三碗，便有些趑趄不前的情形了。眼看得粥還很多，不努力怎吃得了呢？於是頤說：‘請大家休息一會，然後再來努力。’‘大家要努力呵！務要吃得牠乾乾淨淨。’文接着說。我心裏早有主意，便說：‘我們大家都吃得有七八分了，一定要變個法兒，才覺得有趣而不感困難。’‘依你的意思，要怎樣纔好？’靈懷着希望的眼

光，笑向着我說。‘現在不好玩甚麼了，猜拳也是雅俗共賞，況這裏又妨礙別人不到，你們覺得好嗎？’我也笑着說：‘就猜拳罷，輸的吃兩匙。’聰得意地。‘也好，我們也來學學。’祥向着根說。大家便贊成了。恰巧十二人，分爲六組，於是便‘三點！三點……五經魁，’地呼叫起來。確比先前吃的有趣多了。不知不覺便把剩粥吃完了。但是夜也深了，大家休息一會收拾東西，各去安歇。橫豎明日是星期，遲些起身也無妨。

養兔

韓玉書

我校位於晉省省會西北，背山面水，校舍依坡而建，院中爲梯形；又加以松柏的點綴，楊柳的陪襯，景緻頗覺幽雅。牆外，果木成林，鮮花盈野；天然環境，再好也沒有了。

今春開學後，學校分給我與王君兩個兔子，令自己飼養。於是就在院內台階上掘了兩個土坑當兔窩；周圍塗的是石灰，上邊蓋的是木欄。

每天喂牠些青草，給牠點白水，見牠已很高興了。

當夕陽沉山時，把牠從窩內取出，任牠們自由跳躍。我拿着書本，坐在旁邊，做牠們玩耍的伴侶。見了牠那美麗可愛的顏色，活潑愉快的精神，簡直會把我喜得呆了，忘記手中的書本。

有時下晚自習後，再將牠拿出來玩弄，更覺有趣。淡黃的月光照着雪白的兔子，愈顯得白亮，愈顯得美麗。牠們的動作，或往來並馳，或互相追逐；而映出了那跳跟自樂的影子，情景分外好看。我坐在石上，猶如另入一世界似的。面前奔跳的兔兒，彷彿是剛從月裏跳了下來。回臥室去睡覺時，在睡鄉裏還好像有小兔兒和我玩耍哩。

光陰真快，小兔不覺已經長大。因牠本能的衝動，不得不使牠交配。過了一月，又生了幾個小兔兒。稍長，也放牠們出來一同奔跑。此時，數目是多了，顏色也雜了；有的是純黑，有的是純白，有的是黑白雜綴。牠們遊戲的同伴增加了，供我玩弄者同時也多了。

有人說：‘養菟是農家的生活，何以要說是學校的生活呢？’誠然，養菟本是農家的生活。但我們的學校要農村化，我們的生活要農人化。所以，養菟子是我們學校的生活；易言之，就是我個人的學校生活。

會話課

趙建德

上課號響了。全班的同學們，急忙的走進教室，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嘴裏讀着 ABCD……的聲調，好像是另外一個地方。

教室裏的空氣，異常的緊張，個個都端端正正的坐着，溫習着自己的功課。今天的這點鐘，要上校長的英文會話課，所以同學這樣的規矩。若是上別個老師的課，那就不會像這樣了。

達達的皮鞋聲中，值星生發出口令，大家恭敬的敬禮。校長點過名後，便問：

“英語基本練習的一九五，六，七三節，溫習熟了嗎？”

“溫習熟了。”大家一口同聲的答應。

“書放在桌子裏，我叫幾個同學問問試試。”
校長接着說。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校長
開始問一個同學。

“First I get up, then I wash my face,
then……” 同學一一的回答。

校長接着又問第三人稱，過去式，將來式……
叫別的同學回答，同學都站起來答應。

校長有着高大的身軀，威嚴的面孔，銳利的
眼光，敏細的聽覺，精力集中在被問的同學身
上。同學有發音不正確的，語法不合的，就大聲
的改正；久改不聽的，叫着不能讀的，就厲聲責
罵；有十分不懂的，又教發音，講語法，解釋意
思，一定要使他趕上大家。問完後，再教讀下一
節，預備下次做會話練習。

同學們，很精神的坐着，聽着，想着，生怕叫
着自己答不出來。就是平時愛鬧的，上課愛說話
的，現在也絲毫不敢苟且，都做出很鄭重的態
度，好像被嚇呆了，如木偶一樣。

下課了，大家又喧譁着，嚷鬧着，討論着：

“好傢伙，把我的汗都嚇出來。”

“校長太認真了，要叫我們讀了記得，還要一個個的問。”

“校長實在細心，簡直不能馬虎一點！”

“要是不如此，誰耐煩讀！”

“……”

這時，教室裏人聲鼎沸，亂七八糟的，也許是借此恢復疲倦的腦筋吧！

洗澡

拂雲

正是春將歸去，夏日初長的時候，輕風還帶點春寒，太陽的柔輝，却暖和得很是令人可愛。一暖一寒，恰好造成一個寒暖適中的時候。兼且那些岸柳牆花，飄香吐艷，燕語鶯聲，嬌啼宛轉；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暮春天氣啊！可是月不常滿，春不久留，這麼可愛的天氣，竟給那可惱的蟻蟬一聲一聲地叫熱了。

夏日炎炎，空氣更是沈重了起來，壓迫得遍身都倦懣懣的，怪是膩滯。上堂的時候，更是沒

心神，那可惡的蟬兒，又在外面奏起催眠曲來，弄得你沈沈欲睡，聽書也聽不來。

那天是星期二，完了課回到這個像火坑般的臥房，酷熱得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於是我便提議游泳去，終於，和議的祇有永文一個人。

出了學校的校門便是河，下得水來，暑氣便消了一半。那時的太陽正斜斜地偏西作六十度角照在對岸的一半沒有陰影的水面上，亂反射出萬顆金珠，閃閃爍爍的在水面上蕩漾。牠們那強如鎂光的白光，把我的眼珠刺得眩了幾眩。那一陣陣水上的清風，把我的腦筋輕輕的甦醒過來，使我終日鬱悶着的心曠，也慢慢地拉張開來。我高興極了，便撲通一聲鑽進水裏去。因為今年下水，這還是第一次，不知我去年的游泳術可曾失掉了沒有？我這樣想着，便兩手一抓，兩腳一撐，就想學一個蛙式泳的樣子。呵！誰知却出了亂子。游什麼，兩隻手抓了兩把砂，兩個膝頭都擦紅了。一時令我可惱又是可笑，弄得我啼笑皆非。

我沒精打采的站了起來，還見永文呆呆的

站著看風景，我的遭遇，他都不知道，然而又淺好意思告訴他，便輕輕的對他說：

‘永文，看什麼，不在這裏了，這裏的水很淺，我們別處去罷。’

他聽了我的聲音，便掉轉頭來把我看了一眼，很隨便的說：

‘去，去。’

於是，我們兩人便撲通撲通的在水中一直向下行去，濺起了許多水花，把水面上的金珠，都擊得粉碎。然而那些金珠的碎塊，還很明亮的閃動。

行了一段水程，又翻過了幾條園界，才得着一個較為幽靜的所在。水影照着竹林，顯出碧綠的色彩，看來很深。這次我不敢像前次那麼魯莽了，我很小心的試探着下去。呵！誰知到了最深處，還不過是胸脯水，游是沒法子游，好在前已有兩個同學在，我們便談天取樂。可是，樂未取到，都預先得到一場‘沒趣’。不知那個這麼沒知趣的，在上江洗穀籬，滿江的穀殼直流下來，黏得我們一身都癢了，真是討厭。

本來，這條河水，原是很污糟的。因為廉州的居民很是聰明，知道利用這條河做個活動的垃圾櫃，每當有垃圾的時候，都拋進這個活動的垃圾櫃裏去，等牠一直帶到海裏，倒很乾淨。所以無論那個時候，字紙呀，菜頭呀，瓜心呀，死鼠呀，爛鞋呀，碎布呀……等等的廢物，都從這條河流下來。但這種情形，已是廉州城裏的人司空見慣，不足為奇。這條河，也可算得是一條垃圾河了。

究竟為什麼這樣污糟呢？其中也有緣故。因為這條河沿江而下，兩旁都是舖戶，污糟的東西，未免沒有時誤拋進河裏，但照現在的事實看來，可真是不對了，這對於全城的公共衛生，有極大底妨礙，不知當地的公安局或衛生局怎麼完全不加取締。我很是不解。哦，我知道了，在這個自私自利的世界裏面，不論做什麼事情，大多數的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大概這件事情，也因其中沒有利在，而不為的吧！？

我正在水裏這樣亂想，我的週身都給穀殼糊滿了，癢得更是利害。我就想鑽進水裏去洗去

身上的穀殼，在入水的時候，忽然聽見說話的聲音。

‘喂！下來呵，下來洗身呵。’

鷄哥這樣的叫着，還舉起手向對岸頻招。我以為有同學到來，就連忙洗了穀殼，向對岸望去。可是，並不見有那個同學，但見一個圓形的小傘，在對岸的蕙草中搖晃。傘的一面，襯着一個白衣黑裙的小身材，一頓一頓的移動着。這時主席和永文也都和鷄哥一齊嚷了起來：

‘喂！下來嚟……嘻嘻嘻！’

‘喂！對面的呀！下來啊……’

‘喂！洗身嚟……哈哈！’

笑聲充滿了江干，殘陽照着他們的笑渦。我雖然沒有同他們和聲嚷叫，但嘴邊也似乎掛着些笑了。

抬 樓

劉承安

喫午飯的鈴聲搖起來了。

是五月的天。太陽的光，正照在禮堂門前的

兩兜碧綠的梧桐樹上，兩株半黃的楊柳樹上，和油綠的芭蕉葉上，地上拖着它們濃濃的陰影；幾隻麻雀在層層的葉子裏跳着，叫着，彷彿是在象徵它們的生活的快樂。

在平日，這鏗鏘的鈴聲響了，帶來了在各處談話或遊戲的一羣像小猴子的學生，（通宿生在外）都擁擠地踴躍地跳進飯廳。冷靜的飯廳裏，頓時亂糟糟地起來。

有拿碗的聲音，捧筷箸釘在桌上的聲音，飯瓢碰在飯桶的聲音，廚子忙着炒菜的聲音，和我們高呼‘添菜’的噪子，這些聲音打成一片，真把人的腦袋都弄着昏悶而糊塗了。

在我們學校的飯廳裏，每日有三次這樣的喧嚷着。

飯廳內擺着八張四方桌子，爬滿了大小像猴子樣的一羣學生。菜是一葷兩素。二角錢一天。廚子還說他虧本，要加價。

因爲葷菜太少的緣故，我們在喫飯的時候，有一個通行的例，就是同桌的學友們都添飯了，淺許喫葷。可是一上了桌子，個個的眼睛都對那

碗葷菜不住地斜視着，好像防備人家偷喫似的，等到最後的一個添飯去了，大家都提着筷子預備着，他添飯來了，還未曾坐下，大家便一齊往葷菜碗裏夾起來了。其餘的兩碗，頓時冷淡起來。偶或因雙方相碰，不得已帶一點回來吧。葷菜，大概早上是肉和帶絲川湯，中、晚，是肉和乾豆腐小炒。我們各人的心中，都懷着一種好奇的心，非一口氣把肉絲夾完不可。有的人喫得快一點，就多夾得幾下，喫得慢一點的人，眼睛只是望着他們夾在筷上的肉垂涎。

高級A君，喫得多又喫得快，我們都送他一個綽號：‘范增先生’！——意思就是‘飯甌先生’。

飯廳裏的規則，舍監先生也不大干涉。大家都學了一套本領，是‘眼明手快’，‘你爭我奪’，祇看筷箸在桌上亂爬，像競渡那樣，只見橈兒一上一下的動。這‘筷箸’兩個字，果然名不虛傳。然而像我這樣把筷箸‘注得不快’的人，也有幾個常常喫他們的虧，等到他們吃得肚子朝天笑的時候，我們的飯，還沒有喫飽，只得同

廚子打商量。有幾次也祇是喫着兩碗光飯下肚。

後來我也注得快了，學得他們的本領，每在吃飯的時候，都感覺到一種特別的興趣。

廚子在要求添價的呼聲中，我們祇當耳邊風。於是每餐的菜蔬都減少了。我們只是捱着肚皮，也不好來同他爭論，大家都在想一條相當對付的辦法。

在這一天，午飯前的時候，高級生就祕密傳來了‘抬樓’的口號，我的心中也念着：非‘抬樓’（註）不可，廚子太可惡了。二角一天還嫌少。今天的午飯一定很有興趣的了。

於是大家的心中，都懷着‘抬樓’的鬼胎，跳進了飯廳，也不高呼‘添菜’，祇是默頭息聲的去拚命在喫飯上用工夫。飯廳裏雖然沒有平日那樣嘈雜的聲音，也可聽到一種喫飯像盪食桑葉的那樣響着。當喫三碗的吃四碗，當喫四碗的喫六碗。我的食量也隨着他們大增起來。有的喫不得了，還在拚命地吃，喫得大腹便便起來。喫完了，就到廁所去工作。

當初，廚子還不知道我們今天爲什麼這樣

悄靜，安分，莫名其妙地站在灶邊，對着壁上掛的肉瞞了幾眼，便癡呆地看着屋角上的蛛網出神。

“老闆 飯桶裏的飯吃完哩！”廚役老李走近廚子身邊這樣說。

怪可憐的廚子斜轉了視線，心上好像吃了一驚，看着我們喫飯這樣兇，知道了我們的用意，便愁起臉來說着：

“把我們未曾用的飯搬去。”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拖着懶步走到門檻上去坐着。

老李把飯搬來了，還不夠我們喫。大家憤恨地喊着：

“添飯來！”

“快點添飯來，我還沒有用飽。”

其實，大家都已用飽，有的連一口飯也不能加了，還是站在這裏不走，笑逐顏開地拿着飯碗踐着。越喊越起勁了，活像大海中的潮水，經受了暴風雨在澎湃而怒號着。

廚子的心中有點抖起來了。

大家鬧堂地站起來：

“飯沒有哩！我們還沒有用飽？”

“媽的×，當真不聽見麼？平日沒有菜喫，今天連飯都沒喫的麼？坐在那裏裝什麼鬼？”

“怎麼的！廚子，難道你聾了麼？啞了麼？”

“.....”

這時飯廳裏的空氣，很是緊張。廚子呆在那裏沒說半句話。全廳人的目光，都射在廚子鐵色的臉上。我們仍是滔滔地說不絕口。大家都以為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情。

“這事怎樣辦法呢？”老李站在廚子旁邊插上這一句話。

廚子沒有辦法，看看勢頭不對，祇得去請舍監先生來調解。

一霎時，舍監先生走來了，緊張的空氣突然沈靜了下來，說話的聲音又繼續地起來。由高級一個學生首先報告：

“張先生！請看，我們連飯都喫不飽，他還要加價。菜蔬的好醜和多少，我們素來都不講究的。”

“這廚子太調皮了，非革除不可！”另一個

同學雄糾地插着嘴說。

“舍監先生……我並沒有調……皮，不過……菜蔬少一點……飯……”廚子戰慄的說着。

“放狗屁，飯都喫不飽，我們那個說你菜蔬少。”高級的學生，等他尚未說完，就搶着說。

空氣沉寂了一刻，廚子的臉上仍是現着一般鐵色。站在門邊的態度仍是鎮靜。全廳的同學也緘默了。

“下次的飯多煮一點，不看你是校中的老人，就要把你革掉哩。”舍監先生對廚子警戒似地說着。

“今天呢？”大家齊聲的說。

“你們大家，如實在沒有喫飽的話，叫他到館裏去買些麵包來吧。”說完就走到事務室去了。

於是大家呼喊喫麵包的聲音，又慢慢的起來了。飯廳裏又像青蛙那樣地在叫着。

廚子由鐵色變成了一副哭愁的臉孔，忍着痛去叫老李上街買麵包。我們看了他那怪可憐

的臉孔，又哄哄地笑起來。

老李端來了一大盤麵包，各人笑嘻嘻地拿了麵包走開去；有的咬了兩口，就丟給狗去喫，兜着打滾作頑；有的留着到寢室裏去消夜。

我們勝利了，計劃實現了，成功了！心頭都感到無限的興趣。

從此以後，廚子也不敢再來同我們反抗。菜蔬也豐富得多了。

註：抬樓，是謂要把所有的飯都喫完，剩一個空飯桶。

聯歡會

梁瓊瑤

—我對於現在的生活的討厭，近日已達到高峯了。不但，日子的過去不知道，就是上什麼功課也不知道了。國文課拿了歷史；哲學課拿了地理。這是常事。

今天未知爲了什麼，上課號也不吹了，就同學們的外貌看來，個個都是喜氣融融，春風滿面。

“開會的時間，快要到了，你預備些材料演講吧！今晚吃大餐，和你猜幾拳，飲個痛快！游藝會時和你登台，做一個滑稽劇……”這尖銳的清楚的聲音，一字一字從隔離的房子裏傳出來進到我的耳鼓。

號響了，嘈雜的脚步聲也隨着起來。同學們兩個、三個、六七個，從門口跑過了，但我還未知是爲什麼。上課嗎？手上又沒有拿書，食飯嗎？又未見集隊，他們只向大禮堂去，不管他，我也跟着後尾走。一到禮堂，人已坐得滿滿的了。那椅子比較平時的什麼紀念週，什麼紀念會，總少了許多空位。過了一陣，校長演說了，才知道，這就是聯歡會！

午飯後音樂室裏的弦子便拖了起來，初，聲音低微，繼則逐漸高亮，鑼聲、鼓聲、笛聲、同時並起，忽低，便開唱曲聲，唱到高處，曲聲便不聞了。那音波的振盪，使全校都動搖起來。可是鬧了一陣，停止了，同學們便一隊一隊的去逛了。

號又響了，這大約是四點鐘的時分，大家又跑到禮堂去，呵！這就是大餐的預備吧？桌上佈

滿了食的用具，菜也有了，同學們，一個一碗酒，預備飲的模樣。不久校長帶先生們及校警、工友來了，一到禮堂便說：“同學們，你們六個坐一桌，其餘的便是先生或者是工友與校警插入，這是我們的生活！”

嗚子一響，隨着喊了一聲“開動！”大家便食了。有的據桌而飲，縮脚而食；有的猜拳而飲，直立而食；有的端坐而飲，虎視而食；他們飲越越有興趣，越有滋味。你一碗，他一碗，大飲而特飲。鬧了一陣，有的恐怕被灌，不飲了，走！有的飲酒多了，又怕估便宜太大，連飯不敢吃，也走！結果，有的同學被酒醉了，睡着，嘔着；有的醉了，不睡，不嘔，但跳舞起來！唱着那“妹妹我愛你”的歌曲，旁的同學一走近，他便會抱住接一個深長的吻！後來有的獻酒予先生們，那梁先生便收受了不少的禮物！李先生太客氣，不接受，淺黃色的襯衣，也被酒滲濕了一邊！李夫人沒有法子，勉強接受，但是，不久便變成紅頭的女將軍！過了這陣的獻禮，我們便要各先生答覆我們的願望。起初是要梁先生唱日本歌給我們聽，因

爲梁先生留學日本十二年，已成爲日本通了，那日本歌當然會唱！可是梁先生推辭不會，因之，那幾個肥胖而高大的同學們，便抱住他撐到半空中了。真的，如唱木頭戲一樣，戲子拿着木頭鬼（註）在空中亂舞！梁先生沒法，只得唱了，但我們聽不懂！後來，文先生又提議要伍先生唱俄國歌，可是他不唱，再用前法，已沒有靈驗了，這樣，大家便又到劇場開游藝會。

許久，文先生發言了：

“各位同學們！我們的生活，以前是苦悶，今晚是快活，大家就得痛快一場！我們請校長唱俄國歌，倘他不來，我們就攔他，各位贊成不？”

這時台下便發出了“贊成！”的聲音！

“各位同學，倘校長不來，我們非攔他不可！現在我也要武裝起來了，你們看這枝槍用得還是不用得！”

“得！”的聲音又發出來了。於是文先生便吩咐一一同學，把團體的意見轉給校長，請他快來！

“各位同學們，我們也要李夫人來跳舞，倘

她不來，我們也要摸她，大家贊成不？”

“贊成”的聲音又喊起來了。

不久李先生和他的夫人來了，一到劇場，便有“請李夫人跳舞”的聲音！但她不上去。

文先生說：“倘李夫人不跳舞，我們非摸她不可！”

“是！而且要李先生同時舞！”台下又發出了這樣的回答。

李先生沒法子，他倆只好上去了，但他上去不是跳舞，而是說推辭話。他說：“同學們，對不住，我倆實在是不會跳舞！”

“不會舞，就亂舞一頓吧！”李先生迫得沒法，只說：“好！我倆就亂舞一頓！”隨着他倆右手撐着左手挽腰，曲着腳，扭着臀部，亂舞着！那時台下只是一片笑聲！

接着下雨了，這個會便一闕而散！

(註)所謂木頭鬼，即是用木製人像之物，用以在鄉間做戲者。這種戲名之木頭戲。

童軍生活的回憶 芝 純

那是一個微霧的早晨，太陽剛露出和蘋果般的面孔來窺看宇宙的一切。小鳥們開始牠們清晨之歌的時候。××中學的操場上已有童軍的足跡了。她們的快樂由她們的舉動上可以看出，雖然這不過是一次練習——露營，然而她們却跳着跑着歌唱着，歡迎這目的來臨。

××中學的歷史已很久。但對於這次露營——女童軍露營練習，在牠的歷史上，誰不認為是創舉呢！試看那日報紙上，不是載着這樣一段新聞嗎？“××中學今日舉行女童軍人露營”。哈哈！其實這所謂大露營，不過是四小隊童軍的練習而已！

在這樣驚異的眼光下。我們四小隊童軍三十幾個人，得到校方的允許。於是兩天前便召集了一個預備會。來規定各小隊應做的工作，同學們一致舉我和W做營門裝飾的負責人。我們再三推辭，却未得她們的允許。後來我們想：做了

三年董軍，這一點耐勞和勇敢的精神還沒有嗎？於是允許了，經過這次的預備會。方才決定一切事務的分配和進行。

嘟嘟……，集合號響了。牠的波浪敲了每個人的耳鼓。我們立刻排了一個很整齊的橫隊。接着各隊都抬着一切用具向校外操場出發。我們的精神是那樣的湧躍，舉動是那樣的敏捷，我想：也許已出乎參觀的人們的意料了吧！真是好像俗語說的一樣，‘螞蟻過河，七手八腳。’一會兒的功夫，帳篷已經搭好。買菜的幾位同學也去買菜了。還有一部分同學，正在那兒掘灶。努力向下掘！好像軍士掘戰壕的一般。這是何等的有趣呀！

我們所做的營門。到十時半方告完成。上面掛着一個人字形的標語。兩旁也同樣的掛着。來賓們等了好久，這時進來參觀了。我們的小隊長——她也是總隊長，任招待。我真佩服她的精神，她竟能將來賓們都招待到了。而且還指示給他們這是第幾小隊，那是……，雖然參觀者是那樣的。多。十二時我們進午餐。又貼出一張佈

告：上面寫着，“請諸位下午光降，我們還有一些幼稚的表演呢！”

匆匆的進了午餐。休息一會。下午一時許，我們開始表演什麼結繩呀，架橋呀，打旗語呀……，最後又舞了一次棍。這棍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我還記得當團長教我們的時候曾說過：‘這一套棍法練熟了還可保身呢！’

五時許表演終了，又練習了一回找尋記號。後來又休息了一會，又開始預備晚餐；淘米呀，洗菜呀，一直到晚餐畢為止。這時黃昏之神已降臨人間了。

起初我們想舉行一個營火會，以資結束的。水果和糖等食品已買好了。但那時忽然來了一羣頑皮小孩，將營地四週的繩子折斷，棍子拔掉，討厭極了。然而這不是他們眼界太狹的表現嗎？否則何必這樣無意識的搗亂呢？團長這時召集我們，向我們說道：‘諸位，我們本來預備八時半結束的，可是這羣小孩太頑皮了；假使我們驅逐他們，那麼，他們的家長，將出來和我們嘈囉，以為我們欺侮了他們的小孩子。不如此難

我們結束吧。營火會也取消了。你們多數是本城人。對於這情形想來是熟悉的。我也不多說了。你們以為怎樣？’我們一致道：‘贊成。’於是收拾了一陣，將一切物件送回學校。在校內操場由隊長點名。然後各自預備回家。

我和童軍生活已告別多日了。但是回想起來，那次露營，將三年來所學的課程，一天溫習完畢，作我們和童軍生活告別的一個紀念。這又是多麼值得回憶的呀！

力戰和智取

李鵬翔

春來了！

的確，春是悄悄的來了！牠帶着醉人的和風，柔和的陽光，弄得人們沉沉的着了醉意。

校中只有一個教師，——一個三日張魚四日晒網的飯桶，——這幾天不知又有什麼事體回家去了。你想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誰能教師不在肯自己用功呢？何況又值這樣使人怠倦的天氣；雖然你捧起書來，但是看不到五六頁，

便把你送到黑甜鄉裏去了。

一天又一天，習慣成自然，一直這樣下去。未免是太無聊了，人家看起來果然是不像樣，連自己也難爲情起來，但是到底沒法解脫牠。

“老李！你覺得麼？我們這幾天實在是太無聊了，我們今天來一次有趣而能提起精神的玩意兒好麼！”老張這樣地問。

“好的好的！”我接着答應，“我也有同樣的想頭，但不能給我想着，到底做甚麼玩意兒好呢！”

“哈！我老早想在肚皮裏了，我們來一次拍拍戰（註一）好麼？”

“好的好的！不過我們總要能得到全體同學的同意才行。”

我們共有二十來個小朋友，同他們商量，他們都滿口答應。

隊已分好，甲隊由我做隊長，乙隊由張碧做隊長，另外還聘了一位評判員。

空氣緊張，開戰在即。我們的戰場是在兩個相對的樓上，中間只隔一片兩丈多闊的天井，

檐上還掛着雪白的氈毯當作戰壕。

“劈拍……劈拍……”的響聲跟着評判員的口令發作了，各隊的空氣隨着也加緊起來。剎那間兩邊樓上却變成兩個殺氣騰騰的世界。

彈子——紙做的——一顆一顆像雨點般的飛舞着，有的在中途互撞，有的打在氈毯上，有的也許超過氈毯落在身上，但並不覺得甚麼痛癢。

“砰……”一陣金石的響聲，原來陳君一個不小心，把一隻手腕剛剛碰在一個玻璃燈罩上。我們的小心兒都‘別別’的跳動着，接着敵隊就傳來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

時間是快到了，而我們却依舊沒有勝負。我着急了，馬上喊一聲“衝鋒”隆隆的脚步聲接着發生了，那麼我們兩隊就在一個四五丈長一二丈闊的天井中肉搏起來。

你打我，我打你，打得一塌糊塗，而汗珠呢？却拚命的下來，各人至少也中了兩三處創，幸而這種紙彈力量不大，故沒有打入肉裏，只微微的覺得一陣刺痛。

“停。”評判員下令了，同時我們知道時間已到，便宣告停戰，但此次我們是失敗了，因為肉搏的當兒，我們一個年紀較小的小朋友却被敵隊俘虜去了。

滾滾的珠汗流着，別別的心臟跳着，各人臉上都表現出一副不肯甘休的神氣；——因為我們是敗北了。

“啊！打得太熱啦！再來一次水戰好麼？”我這樣地說着。

“好好！我們再來一趟！”大家手舞足蹈起來。

來了，第一次大戰剛剛結束，第二次大戰又爆發了！但此次是智取，比不上前次用力戰一樣的勇敢。

水唧筒——竹做的——是老早預備好了。評判員下了一聲“起。”接着戰事又發生了，這次的戰場不在樓上，却在一間隔着板壁的房子內外。——我們是在壁外。

水一支一支像救火機一樣的潰灌着，但是密得水洩不通的壁縫又偏偏和你作對，那能容

你進去一點呢？而敵隊呢？却在一個極小的板洞中，偷眼窺着我們，當徬徨沒法的當兒，就大開其門，傾出一大盆的冷水，把我們真個弄得落湯鷄一樣，那麼就關閉其門；這樣一來，我們個個又氣又好笑起來，結果仍然沒有辦法。而我呢？却不慌不忙，——慌忙是沒有用的——却站在另一邊像木鷄般的思索抵禦的方法。

想着又想着，結果‘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給我想到了，我馬上率了三個穩健的小朋友。偷偷的隱到敵方壁後，暗暗地鑽了六個大洞，一面叫他們在前面繼續努力，一面再帶了兩個小朋友到後面去，各人雙手拿着水唧筒，偷偷地把六個小噴口兒，一齊放到六個大洞中，而他們呢？——敵隊——還是不知不覺。

“啊！不好了！我們的帳子爲甚麼統統的濕了？！我們是中計了！”接着內中一片‘嘩啦嘩啦’的聲響。我知道敵隊是徬徨錯亂了，馬上又跑到前面，鑽了幾個大洞，大家又一齊的加緊工作；這樣一來，他們真是弄得首尾受敵，沒有法子想，只得高高撑起‘免戰牌’要同我們講和；

但是我們以為時間沒有到，並且前次受了恥辱，所以總是不答應。結果由評判員出來調解，戰事總算告一段落；但他們既是‘城下之盟’，當然免不了割地賠款，——由他們罰出幾包瓜子，和糕餅，那麼此案總算結束。

戰事終止後，我們依舊是親愛的同學。

現在腦筋中還深深的印着沒忘，——因為這是一件有趣而值得紀念的玩意兒。

一切依舊，而獨人事變幻莫測，回憶曩時童年天真，那得不令人惆悵呢？

(註一)兒童玩具，用竹做成，與現代射彈的道理相同。不過彈子是用紙浸水團成，遠者能射彈至三四丈地。

代數課底剪影

玉 璧

全班裏的同學，正在爭論着一件小事，忽然長身子的Y“立正”一聲，代數教員周×已經走上講台了。等到“坐下”喊過後，教室裏纔由

“鬨鬨然”轉為“淒靜”。

“今天，”周先生說。“講餘數定理。”

忽然，同學們都“哼”起來了。‘這個這’
“那個那”“不能”“歇歇”地說了半天。

“不要吵，”周先生微笑着說：“今天少講一點，我知道你們昨晚看戲了。不要吵呀，少講一點就下課呢！”

同學們仍然在吵着：

“不！不！不！我們要打瞌睡了！”

“噢！噢！我真的沒有精神……”

“呵……呀……咳……”有的在張着大嘴打呵欠了。

“用了耳伐（ R ）代多項式 $f(X)$ 所得的
值，”周先生在‘滿堂噤聲’中講起來了。“……”

同學們知道戰不勝了，于是有的眼皮就打
起架來；有的還勉強在支持着自己的肉體；有的
和“同桌”在商量着知心的事；有的人頭起起
伏伏，像新年裏“叩節”一樣；有的……有的……
……一個人一個好姿勢。

“噢！”我自己暗想。“聽呢還是玩呢？唔！聽對呀！但是……呵！眼兒硬了，漸漸地將要合攏了；玩罷，呀！這委實不大對的！……”

許久以後，先生仍然在講着，我恐怕自己瞌睡，就向着屋頂，一一的去數那黑褐色的椽頭。

“一五，一十，”我悄悄地暗數，忽然，有一小片粉筆，落在我底臉上，

“是誰扔的，”我悄悄問同桌的賈君。“恰好落在我頭上。”

“這個……我倒不清楚！”他很猶豫地回答。

“你說不說？”我逼着他。

“只管說不清楚，不清楚，再問問就清楚了嗎？”他似乎動了氣，於是，我也不敢再問，只是仍然向着屋頂。

又有一粒飛來了。

我急忙回轉過來，看見T同學的拋物姿勢還沒有下去。於是我就用我們最通行的“英華合解”說：

“扔我幹What？小T！”

他向我斜了一眼，張開嘴巴笑了。

“看你那個獠牙，幾乎跑到口外了。”我指着他底寶牙說。

“就這雖不好，你有幾個？拿過來！”

“王秀文”T正和我說時，先生忽然叫了我底名子。

“上來演算習題七十六的第六題！”

我又向T瞪了一眼，終於走上講台了。那時，只是向着黑板懊悔。

“剛才忘了聽啦。唉，真作難！”我自己暗想。

連題還沒有抄完，下課鈴已經響了。我知道來了救星，纔把心慢慢地放下。

“立正——坐下！”周先生走了。

那時，我假裝不是自己不會算，是時間的不足。

“真掃興！”我大聲的對同學們說：“第一次上台就弄了一個這！”

其實，我底心，早就在忐忑着呢！

採標本 青 空

夏天的一個上午。

我們冒着火燒般熱的天氣，沿着小徑走；身上儘淌着汗，但是並不覺得悶熱。

我們帶了採標本的用具：鳥槍、網袋（捕蝴蝶時用的）、鋤、鍬、和乾糧袋，……大家自由的談笑，嬉戲着。

一個挑糞桶的婦人，立在田坵裏凝視着我們。糞的氣味，送到我們的鼻孔裏，煞是難聞。

呸！……呸！……呸！……

大家掩着鼻孔，匆匆地避開。

經過一簇人家。

汪！……汪汪！……汪！……

一羣村狗，對着我們吠，趕上來，忽而又逍遙着走開了。

賣雜貨的老頭兒，坐在樹蔭底下，喘着氣，墨黑的瞳睛，釘住我們看；希奇，疑惑，在他的心裏盤旋着。

山崗，竹林，茅舍，村婦，……不時在我們眼前瞬過。我們仍舊談笑着，嬉戲着，沿着小徑走。

吱喳！……

一隻鳥，灰黑色的鳥，從我們的頭頂飛過。
搨槍的，學喊道：

——先生，這隻鳥多好呀，我們追上去……

——急什麼！真是小孩子脾氣，前頭的鳥多得很呢。

於是大家更興奮地往前走。

走到一處郊野地方，先生說：

——好了，就在此地，你們各自分散去採集吧。

——砰！……拍！……

——啊！打中了一隻斑鳩！

——不，是喜鵲呀！

——是喜鵲不是斑鳩！其昌，你的書念到那兒去了呢？先生給我們分辨了，大家笑了一陣，又跑開了。

一會兒，大家陸續地採得標本回來。

——先生，你看，我這隻蝴蝶，又大，又美，該值得八十分呢？

——先生，這是什麼蟲呀？

——先生，這是不是野葫蘿蔔？

——先生，……

先生臉上滿堆着得意的笑，忙着給我們回答。

喫過點心之後，大家依舊分頭工作。

太陽似乎做完了竟日的事業似的，懶懶地往西邊墜下。

我們滿載而歸，唱着·跳着·……

三兩隻烏鴉，鳴着淒切的歸歌。忽高，忽低的向對面林中飛去。

村莊上的炊烟，一縷縷的捲上天空，瀰漫，渺茫，以至不見了。

這些告訴我們，暮色快要降臨了。

編輯小朋友週刊

馬世澤

這是二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小學才畢業，父親恰巧在這時候失了業，我雖然竭力向父親說要進初中，但是實在爲着經濟困難，父親終於

不允許，他說：“你年紀還小啦，今年才十五歲；等我有了生意，學費有了着落，再去不遲。”看父親的樣子是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惱，使我不忍再向他索錢去讀書了。

天氣是一天天的秋涼了。眼看着許多同學進了初中，我的心真焦急；父親，還是在失業中。後來，外祖父到我家來的時候，說起我的讀書問題，他說：“阿二這孩子，不給他讀書是很可惜的。無論如何總不該使他長時的荒廢下去，雖然你們目下的經濟情形沒有進初中的能力。但是，總得想一個辦法，使他不至於荒廢才是。”父親當然也不肯給我荒廢的。所以他們——外祖父和父親——就想了一個變通辦法：“仍舊到小學校裏去補習。”那樣，經費是可以省掉不少，而且學業也不致荒廢了。

這個辦法決定了後，在這年的秋季，我仍舊踏進了曾經讀過六年書的那個小學校，湊巧得很，上學期畢業生有幾個也是學費為難，進不起初中，或覓不到職業。他們聽到我仍舊去補習的消息，他們都很贊同這辦法。於是我們要求學校

當局特別給我們增設了一個補習級，由黃、嚴、沈三先生任教。而且課程也給我們改編了一下，單只教英文、國文、算術、歷史四種。這一級裏一共有六個人，因為功課少；所以常常有空的時間。在一個月之後，我們找着了一件事，因為在從前未畢業的時候，我們對於校刊的內容，很不滿意。所以，這次有着這樣好的機會，我們就利用餘暇，在兩三天內組織了一個小朋友週刊。這週刊雖差不多是我們這級裏的人私立的，但也歡迎別級學生的投稿，不過我們的取材是很嚴格的。一定要有雋永的趣味，真實的學識，以及有意義的談話等等。第一期的稿子，完全是我們自己湊集的，到現今還記得，是這樣的幾篇：

1. 發刊詞：世澤
2. 我們為什麼要用國貨：福林
3. 呆小貓和乖覺的老鼠：家俊
4. 一個節儉的孩子：德煒
5. 一個算術應用題的研究：家俊
6. 日記：純白
7. 笨孩子的成功：槐昌

另外還在夏丐尊先生翻譯的愛的教育P.14裏選了一篇義俠的行爲，內中是說，勇敢的卡隆保護一個可憐的孩子克洛西被同學欺侮的一段故事。還有沈先生畫的一張水彩畫，畫題是‘兩個上學去的孩子’。

第二期我們登了一條徵稿啓事，投稿的就陸續多起來了。二三年級的學生也有不少來投稿的。我們雖然沒有稿費，但是他們愛着名譽，比什麼都看重。假如甲是曾在小朋友裏投過稿，那麼，他在這一級裏就受着全級的愛慕了。

第三期起，稿子是有了，而且很多；照理，我們就可以減少些手續，但忙碌仍舊一樣，我們要在來稿中細細地去讀，去改，去抄（因為這週刊是要抄寫了到閱報處的壁上去貼的）而且有時也有爲難的情形。如稿子的字數太短或太長；到了這種時候，只好自己去補白，或畫一些圖畫去填滿它。但我們並不因這種關係，而把不好的稿子勉強敷衍，或把好的稿子擱置的。

這樣，很順利的進行着。

有時，校長在週會的時候，也常常提及我們

的小朋友週刊：“……他們辦得很不差，他們的精神，你們得去學學他們呢！……”這一類的話是時常能夠聽到的。記得有一次：校長的友人來訪校長。他看到我們這週刊，一面出神地看着，一面不自覺地點着頭；我們在暗地裏笑他，竟沒有被他察破。他看了之後，問校長道：“那邊的週刊編得真好啊！校刊也還及不來它呢！這是那幾個人弄的呀！我想見見他們。”

我們立在隔壁的屋子裏聽很清楚，在暗笑着。

“那是可以的！”校長說。他就立刻派了一個學生來叫我。

這時，我高興極了，裝着不聽見的樣子，坐在自己的位子裏等他來叫。

“世澤！馬世澤！校長叫你！快！”

我明明曉得是那一會事，就立了起來，一直走到校長室裏，進了門，那個年紀還青有了鬚鬚的客人，就眼釘着我，上下地看着。

——這位是羅先生！校長說。

——羅先生！我向他鞠了一個躬。

那羅先生就問校長：

——這就是馬世澤？

——是的。他是這裏的補習生。

他握着我的手，微微的笑着。他向我說：

——你幾歲？

——十五歲，我羞澀地回答他。

——那個週刊是你辦的嗎？他又問。

——不！還有幾個人，不過是我編輯的。我據實地答覆他。

——哈哈！你編輯得真不錯呀！你們得繼續努力，有始有終。可愛的小朋友！我祝你們前程遠大。他說完了話，就哈哈的大笑起來，並且緊握着我的手。

這些印象，在我的腦海裏是一些不會磨去的，清晰地，永不會模糊；我相信，這印象即使老了的時候，一定還會清晰地，不模糊地存在着。

孩子們真難教 劍 健

(一)

我是師範生，我剛踏過幾天教育飯。可是這

兩年來，命運更壞，跟着不景氣的年成，已經‘此路不通’了。但爲了受不住餓，也就顧全不得什麼‘幼學壯行’的大道理，竟跋山涉水，跑到這五七百里外的荒山角下的L城中，僭妄的來吃你所最不願幹的那外行的小差事了。✽

鼎鼎出名的東城角裏的彌陀菴，(註1)便是咱的住所。滿院荒荒落落的是蔓草，是蒺藜；滿屋掛着蛸蠶和蛛網；更難受的是那夜深，那鬧人的狂風翻過那頹落的矮牆鑽進那屋的裂縫的時候，會使孤單無助的你寒心墮淚！

可是，日子一久，人有些熟，你的心也就會舒展些。

隔壁是大仙廟，大仙爺早搬家(註2)，那裏已變成‘××隅國民初級小學校’了。漸漸的，我和該校的先生熟起來。有些話也可不必再避諱。

註1)。(註2)。按：在民十六革命浪潮中，
彌陀爺被打毀，大仙爺
被移在往家戶敬。

(二)

平素，該先生會邀過我多次去上兩課，我始

總只是‘謝謝’。

這次，是寒冬的一個早晨，他們背過書，又真心真意的來拉我，我想：何苦再執拗，也可去露一手（愧我如此說！）；於是，就高興地跑過去。

據說，該先生很不錯。學問從舉人爺那裏傳下來，傳給爹爹，又傳給他，是筆直的沒錯過轍；是‘世家’。

照例，早上背書：熟了給聖神爺作個揖過去，可以吃饅；生了就得挨打或罰跪；碰不對還罰你不得回家吃早飯；碰不對還畫你個大墨圈眼鏡，寫一大片註腳，上午來學，各坐在各的斗桌跟前磨墨寫大字，繳給先生批閱；再給大個子們講書，再給小個子們認字。下午是唸唸呀呀的讀，一個勁的讀。晚上，除小個子們外，大個子們還得在煤油燈下唸呀一會才准睡。這樣，校規謹嚴，遠近馳名；無怪門第也要興旺，誰都贊歎不置了！

倒底住在城里，許多地方不能不受些掣肘。按啓蒙讀物說，爺那輩用‘人之初，小學訓誥或幼學瓊林之類。翰到參時却改成‘共和國’

的‘人手足……’‘貓捕鼠犬守門……’了；
到他跟前就不能不改用‘貓哥哥雞妹妹……’
了。

唉，真氣人！

(三)

照先生囑託，給三年級講國語。

一切都準備好，就按着經驗來。

放下點名冊，我故意頓起臉，先沈默半分鐘，審視審視那八九個不高不低圍着先生底八仙桌的孩子們的表情。出我意外，他們個個都像可憐無告的羔羊，默默地低垂着頭，緊靠着桌子不敢動。像犯罪，像大病，臉上是愁，是貼張黃蠟紙。

禁不住我的心冷了一下，但即刻就鎮靜住。

‘喂，都不要睡覺呀！’

我故意頑皮的笑着，他們也都像中電一樣的勉強抬了抬頭，從鬆了鬆的臉皮上對我擠出一線自然的微笑。

‘喂！小朋友呀，都聽着：看我鬧啥，你們就答啥。’

我又鄭重的警惕一下。

‘喂喂！誰知道啥叫女婿？’

我好像問牆頭，沒應聲，但都自然的蠕動着爭歎書了！我馬上喝住。

‘誰知道呀？誰知道誰說。不要怕。’

他們顯然是不懂這把戲，都像木鷄一樣的挺硬着眼注視我，表示着‘這是幹什麼呀。’

顯然我失敗了。

接着，我再來，我更頑皮的笑着，我要他們自動的解開那神祕的鐵練。

‘小朋友呀，我知道你們都有好些瞎話，誰肯給我說個瞎話呀？誰舉手？’（註3）

等了等，還沒應聲。

‘呀，都不要裝神呀！都興說話！’

還沒應聲，他們又浮起那剛才的一絲微笑。我苦笑了起來，

‘都不說，我要說呀！我有個老有趣的瞎話，你們聽不聽呀？’

‘聽！’沒防住這聲音却猛然的從幾個的口中蹦出來。但是這聲音倒底文弱，有些發顫，好

像他們縮頭袖手，怕冷一樣。

‘聽！’這聲音對於此刻的我真是一股烈火，猛的注進許多活力。我高興的按該課兩個女婿（商務復興本6冊12課，）的內容，很清楚很通俗的從頭說到尾。然後叫他們翻開書，自動地閱讀。

時間過去了，都還沈默着 並沒有誰提出生字生句質疑問難。這時候，我真窘了，我渾身發痒，我苦於生不出有效的辦法 我覺得，我還是乾脆的‘注入’一下子好；不值得再出狂勁。

在一課講完後，真不料竟還有對題目目瞪口呆的呢！在這刻的責任上，我不能不再費些勁。

‘什麼叫女婿？你說：牛順。’

那小朋友急得要哭，翻着眼，綳緊着嘴不哼聲；手上的墨道子和雜着凍傷的血漬，揉印了滿眼窩滿臉頰。

‘這都不知道？牛順！’我更和氣地溫柔地握着他冰凍的小手：

‘我問你。你是孩，（註4）你是閨女？’

他僅僅朝我臉上翻了翻眼 沒有則聲。

‘你說呀，不要害怕！你是孩，你是閨女？’

我又急切的重復一下，他才敢應聲了：

‘我是孩！’

‘你是孩。你長大要媳婦不要？’

‘要。’

‘要。你的媳婦是閨女不是？’

‘是。’

‘是。你的媳婦是你老丈人家的閨女不是？’

‘是。’

‘是！那你是你老丈人家的啥？’

‘不知道。’

‘不知道！我告訴你。你就是你老丈人家的
女婿。’

‘啊！’

‘牛順，我問你，啥叫女婿？’

‘我——，我不知道。’

‘哄！’ 旁邊閒着的大個子們都大笑了。

我也苦笑了一下。

但他竊得要哭。我的臉也發燒，悶脹得很。

忘記了外面正刮着寒冷的冬風。

我勉強鼓着勁，又照樣問了一問，又照樣是白板。

我馬上辭別出來。

(註3)在這方面，都把故事稱為謄話。

(註4)在這方面，以提‘孩’，就是指‘男孩’說的。

(四)

先生復正位，將牛順結結實實地打了一頓，說他太笨，‘那都不知道。’

空氣凝了凝，先生又照樣拉起古腔，給大個子們講八冊國語了。

全屋更加沈悶，陰暗，冷森森的。

牛順在那門口跪着，陪着號風更哭得利害。

我兀自在冰冷的彌陀菴內不安。我感到小孩子真難教。

‘真的小孩子真難教嗎？’

‘真的牛順應該受重罰嗎？’

王詩人 顧如

那半年，我到洪塘小學，有一位同事，我們都喊他做‘詩人’，那是因為他會‘做詩’哪！

詩人姓王，那末，大家都尊稱他：‘王詩人’。這，猶如桂冠詩人，風月詩人，或者打油詩人，毛坑詩人一般的尊稱着；有了這末好的尊號，王詩人也就洋洋自得。

據說詩人是得有一種詩情詩意的天賦的，當然，過去的詩人們生得太早，我是沒福見到，僅能從書本子上看到一些約略的傳記；可是照現在我所幸能看到的王詩人來說，確乎是詩情蔥籠，絕不是我非詩人所能比擬的。就以詩人的走路來做個例子吧：那末，舉步三擺身，一跨兩搖頭，似八字方步而非的那種詩步，也決非一般人們所能得而冒牌。

還有，也是無須說的事，詩人是有嗜好的，而恐也就是詩人所不大能夠少的嗜好，否則，何以成爲詩人呢？這——凡是詩人者，最低限度的

資格是愛喝酒！王詩人說：‘酒能養性，酒能助興；一杯酒在手，手篤詩在酒。詩人那可少此？’我們那位王詩人雖是那麼說，可不大敢多喝酒，那是據說，王詩人有一次喝醉了酒，不肯像李白酒鬼那樣的安安靜靜的做詩，而要像魯智深那般的撒酒狂，把一年級的小學生都嚇的哭了起來。有的却說是，王詩人喝多了酒，那條高大的詩鼻要格外的赤紅，發起酒癲來。也就爲了這，我們的王詩人似乎有些不大高興。

可是，王詩人對於詩人的資格，是百分之百的具備着的。比如說：唐詩三百首、詩韻全璧，甚而至于新近買的學詩初步，這些都不缺少地齊備起來了。

王詩人也和其他的詩人一樣，也是愛談女人的，倘使一提起女人來，王詩人便微仰起他那詩質的頭顱，稍稍的睜開他那詩眼，癡攀起他那鮮紅的詩鼻，眉花眼笑地談着。他最愛吟誦的是：‘閨中少婦不知愁……覓封侯！’他說‘這首詩情真意切，不可多得！’有時秋天，便有許多母姊們送雨傘皮鞋來陪伴學生們回家，那

時的王詩人，便要像當天的監護教師那樣，在校門口目送學生們回家，直到學生們走在街角灣沒了身子才罷。在這一夜間，詩人便不高興睡覺了，嘴裏嚙膿着病人那樣的呻吟聲，也許他是在吟什麼詩篇了吧。

而且這也是無須說的事，詩人是多感的，過去被閻王老子拉去作朋友的詩人不都是多感的嗎？像醉後跳在水裏的酒鬼李白，和那位鬱鬱不得志的怨鬼屈大夫，他們不是到如今還留着大疊的由多感而產生的詩篇嗎？那末，我們的王詩人也當然不能和其他詩人們獨異，自然是一個多感的詩人，譬如：在八月（當然是夏曆）初四五，就得哼上幾聲；那不消說，是在‘預備’吟出幾章“中秋有感”。到中秋那天來‘感’一下子了。

—— 壬申年中秋佳節有感，集唐詩成之：

—— 月到中秋分外明……………

但不美的是中秋，那天的明月，被那叫做‘天狗’的咬沒了大半，而並不分外明亮。

在中秋的後一天晚上，由了同事的邀約，全體到鄰校去玩了一趟回來，在田野間的石路上走着，這時那月兒從雲層中露了出來，很明亮的照着，于是在前面走着的王詩人，便突地緩了下來，慢吞吞地踱起他的詩步，這却使跟在後面的我發問了：

——王詩人，怎麼啦？

——嘿，真是，你不懂得。我賞月嘞！……

王詩人扭轉頭來，詩情奔放的說了，即刻又仰起了頭，低聲地哼了起來。由此，我才知道那是王詩人的‘賞月有感’了；也許是月兒也覺到對不住王詩人，在這時補償它中秋夜的不得已的歉意了罷！可憐我却是誰都知道連欣賞都不會的。

詩人會做詩，當然他的名字也得含有詩意。王詩人的字：栽菊，別署：東籬。于是正在這‘蟹肥菊黃’的秋天，王詩人更是終宵的吟誦起來：

——仄仄平……平……平平仄……起，

——……仄仄……仄……平平……承；

——……仄，轉

——.....仄平平!合!

這或者是王詩人在做他那應時詩品了罷，可是我幸居在王詩人的隔壁，每天晚上改罷學生們的作文算術幾盞很高的課卷以後，便很不易有時間睡覺了。

跑書店 何 鷗

黃昏，每個星期六晚上的黃昏。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了下去。一種靜穩。從地平線邊上一直到草叢中間。這樣，夜便來了，光是疎淡的幾顆星，黃昏星是最亮的一顆。

校中的人，除了平時被稱為最勤奮的幾個學生，在自修室裏照常工作外，其餘大多數的——遊森林公園的，跑四牌樓的，看電影的，——差不多都蜂擁般的走了。這時，我也急急忙忙的拿了若干錢，匆匆地出了校門，向那‘書店如林’的科學街進發。

當薄暮的時分，黃昏的影子鋪滿了長街之

後，各家店裏的暗淡的燈火，也都零零落落的亮了起來。我像乞丐般的形狀，挨向各書店裏走去。

‘日來有什麼新書到了麼？×老闆！’我照往常一樣的問着，當我問完這句話的時候，一聽到‘有’字的回聲，心中便覺得十二分的快活，好像是鄉下人得了奇珍異寶一般。立刻便叫他將書拿出，細細地賞鑑着，版本好還是內容好，一經看中了意，便說好了價拿回來。有時錢或不夠，却可賒欠幾天。至於沒有書的時候，便向另一書店走去。

這大概是我每個星期六晚上跑書店的情形，也是我三年來始終一致的情形。

我的買書並沒有什麼目的。不過是偶然看到一本可愛的書，不論是線裝是洋裝，是新是舊，拿了便走。假使看得不合脾胃，便與相女人一般，不中意的，便不去留戀她。有時處在‘阮囊羞澀’的當兒，並不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那樣做，還要不辭勞苦的去跑一次。

我的買書，也不是本本都讀，不過趁我一時

的高興罷了。高興的時候，便去讀幾頁。有的單看目錄，有的看了一節，覺得不是我所要看的書，也便懶得看下去了。

總之，看書另外是一個問題，而跑書店這件事，却是我三年來始終有趣味的的生活。從前杜元凱因為好左傳，曾經和晉武帝說：‘臣有左傳癖。’我想自己現在也有了跑書店的癖了吧！

預備會考

汪 恂

桌，四五張連繫成一塊兒，上面七歪八倒地睡着無數課本、參考書、練習簿、各科表解、複習叢書……等。三四盞三十二支光電燈的異樣強烈的光線照得室內纖塵畢露、字紙屑、雞蛋殼、花生皮鋪滿地上。一大堆穿髒了的制服、汗衫、短褲……佔了寢室的一大角落。

然而這方圍三丈多的碳酸氣、汗氣、雜着花露水氣、生髮油氣混合成的空氣，是沉穩的，死寂的；雖然中間棲息着六七個呼吸急促、精神倦怠而又不耐煩的高等動物。

他們有的是斜倚在桌上，有的橫躺在床上；安放身體的方法雖然不同，可是大家的動作、希望、目的倒是會萃在同一個目標——預備會考。

驀地格勒一聲笑，打破了這沉寂已久的空氣，床上的，桌旁的人們都同時愕然；立刻門外閃進來一個滿頭亂髮蓬鬆的女郎，顯然她也是因為功課而忘掉女性唯有的裝飾。

‘你們預備得怎樣了？’她把手裏那本厚厚的物理學精義向桌上一擲，眼光在室內周圍打了一個旋圍後，微笑地問出這一句。

‘怎樣了？頭腦裏好似萬馬奔騰，只是什麼亞，什麼亞的在嗡嗡地叫着。’橫在東邊床上正在預備外國地理的吳在綱應着；大家都笑了。

‘蠢東西！這個時候還抱着這樣厚笨的課本來做臉子？’平素說話三鋤頭兩畚箕的楊慎，對她諷笑似的說着。

然而她，剛才進來的女郎陳慧珍，對於理化可算是級中第一，尤長於理論。但，不知是封建的餘孽呀，抑是競爭心的作用，她從未曾誠摯的和男同學們合作過。這時她聽見了楊慎的話，卻

仍舊微笑地應着：

‘做臉子麼？呸！倒都是你們的幾題電學問題不解決，我才拿這本笨東西來給你們指示幾頁去參考是長；你反這麼說來！’說着用扇子在兩腳上撲撲的驅蚊子。

‘是的，老楊說話莽撞，得罪了我們的菩薩，該罰！’與吳在綢隣牀的薛子展，緊接着慧珍的聲音，滑稽的說着，大家都鬨然。

這樣嘩然的緊張空氣，只一剎那，即刻又歸入嚴肅靜寂了。

慧珍給他們指了那應看的幾頁電學參考後，由桌子上隨便挪了一本楊慎的外國地理問答，倒掩着門出去了。

睡魔跟着鐘上指針的旋轉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全校學生都在蘧蘧蝶夢。空氣更加沉寂；壁上的鐘聲與人們的脈搏，和成有節奏的拍子。此外是嗡嗡地滿室蚊子喧鬧着。

不知什麼地方，很遠很遠的飄來一絲絲不絕如縷的‘漁光曲’，悱悱淒淒聽了令人潸然出涕！

‘喂！老吳，你睡了？’

‘唔，——唉呀！真的睡了。’

‘呀！我却真正做夢。夢見會考的考題都十分淺近，大都是什麼定義與名詞解釋；我一題也做不來，可真焦急。我們預備得太深了！’斜欹在桌上的楊慎，他也被薛子展嚇醒了。‘噫！我兩腳癢得不中用了！’他說着伸手去撫摸被蚊子吮咬得痛癢不堪的兩隻腳。

於是大家又提起精神來。

‘襯衫酸臭得實在難聞了；這樣不會害病！’一向未曾開口的江渭，在西壁牀上翻一翻身，大概聞到了什麼臭氣，所以憤懣地說。

‘我們幾天沒有洗身了啊！’吳在綱覺醒似的驚訝着問。

‘快要兩星期了；問它怎的，那裏擠得出時間來？’

‘索性考完後，痛痛快快的洗一回。’

大家都覺到滿身的汗垢，躺着怪悶膩的。

‘噹！’壁上的時鐘，只響了這麼一下。這顯然夜是太深了，已到第二天的開點。

各人肚裏都在咯咯的響着。

‘阿發，阿發！’

沒有應。聽差阿發，他沒有事情，早已出去玩去了。

江渭只得翻起身來，走到桌邊，用手提一提暖水壺，太輕；他無可奈何地從抽屜裏掏出幾粒雞蛋，破開，調了牛酪，生羶羶的吃下。

‘他媽×的，講義印得這麼模糊！’該是看不清講義上的字跡吧，薛子展憤怒地罵着。

‘連課本也印得這麼糟，該死！’另一個聲音和着。

‘我們也來一闌漁光曲吧！’聲音有些囁咕了，無力的睡意十足。

‘睡在壺裏做夢！還有時間來賞心樂事！’吳在綱却勉強提起精神來大聲的說。

暫時，大家覺得清醒了一些。

‘我的腦子痛得利害，頸子也酸得了不得！’楊慎抱怨似的哀歎着。

空氣又沉靜了，沉靜到只聽得囁喻的蚊子的飛鳴聲，撲撲的扇子驅蚊聲。

這時，壁上的時鐘却‘噹！噹！噹！’的連響三下；但也沒有人說話的聲音，連撲撲的扇蚊子的聲音也停住了。

三四盞三十二支光的電燈，到了後半夜，射出更強烈的光線，照見這六七個人的面上、手上、腳上，棲息着許多滿腹紅光的蚊子；他們偶爾略微一動，便‘嗡嗡’的一聲，都飛鳴起了。

但立刻就寂靜了。

‘唉，完了！這科場了。’精神最飽滿而又最有把握的薛子展，却在說夢話了。

‘喂！天亮了，大家快起來！’

吳在綱發狂般的喊着。跟着這聲音的便是‘唔，唔’幾聲，大家真的都起來。望一望壁上的鐘，剛剛時針指着‘V’字，分針指着‘IIII’字。

猛烈的電光，映得六七張臉是灰白色的，青褐色的，陰沉沉地幌動！……

二四，七，八，於福州

看小說和投稿的生活 仁 寶

壁上的鐘打了五下，圖書館閉館了。

我的腋下有一本英文讀本，有一本高爾基代表作，隨着大家由圖書館的門溜出來。

隨便不覺的走到閱報室裏，翻了兩翻，無聊！看不進去，回屋去吧！

低着頭，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想什麼了，到了屋內，英文，數學，我無論如何也看不進腦子裏去，打開高爾基代表作，只剩了一篇就看完了。

同學 M.D. 進來了，他的臉上露出滿面笑容，笑迷迷的對我說：一面又拿出他手中的兩部小說一般的書，遞給了我：

“你的高爾基代表作看完了沒有？看過這兩本沒有？”

我接過來他的書：我一看，一本是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一本是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我將書擲在桌上：

“你剛看嗎，我去年已經看完了；好極了！莫泊桑和契訶夫都是世界最有名的短篇小說家。”

我說完了，他又接着說，臉上有十分的滿意和高興，從他兜中掏出了兩封信，扔給我了一封，我一看是從世界日報社來的，我急忙打開，得了三塊大洋的稿酬，我問他：

“給了你多少？”

“你多少？”

“三塊。”

“我比你……………五毛，”

“多五毛，三塊五，”

“少五毛，……………”他笑起來。

“M.D.！咱們努力，將來得，三十，三百……”

“好！好在現在功課不十分忙，應該努力創作。”

“晨報也應該寄錢來了，我有兩篇在他們那裏發表了。”

“怎麼文學雜誌、論語、人間世，一篇也不

給咱們發表呢？”

他氣憤憤的說。

“咱們的程度還不夠吧！中學生給咱們常登就成吧！”

“好！咱們不必說費話了，我還看我的戰爭與和平去。”

“已經看多少了？”

“只看了一本。”

一個小小的文藝團體 聯芳

“剛演過了X加Y是什麼，隨後就又得去燒試驗管，整天只有隨着鈴聲兒轉，沒有一點自由的活動。朋友！這種生活你說是太板滯了不是？”我們幾位要好的朋友都有這樣的感覺。有人說過，‘人生’不是一個目的，它的過程才有重視的必要，根據這種理由雖然不能就抹殺了讀書的目的，但是讀書的過程也不能使它枯燥無味，沒有一點生氣，自然我們應當使它‘趣味化’，不能就這樣的止息。我們這幾位都是熱心於文藝

的人，因之便組織了一個小小的文藝社，決定每週出一次壁報。內容包括文字與漫畫。我們這種舉動可不像鸚鵡似的只會去鼓唇弄舌，在同學面前出出風頭就算完了，而是要將我們的心聲公佈在同學面前，使同學們明瞭我們是黑人還是白人，我們的主張是什麼，想幹什麼。這樣，在時代的巨輪上也可稍稍的生出一點力量。努力的結果還不錯，真個引起了同學們同情的贊助。不約而同的說：‘他們的心是活潑的！’同時，學校當局對我們也有了相當的注意，很是獎勵我們，表示希望我們這樣的作下去。藉着這個機會便在學校裏邊備了案，領了一些獎金，還特意的給我們開了一個辦公室，這樣工作起來就又便當多了，這時我們的心是多麼欣慰呀！後來，我們翻閱着出過的壁報，考查以往的成績，結果，覺得這是我們血汗的結晶，爲了要保存它，很有編選一個文集的必要。我們的稿件如果賣到書店裏去，當然人家是不要的，這樣就只有我們自己花錢去付印，可是這就得籌劃出一大筆款來，在我們這就是一個不大容易的問題。但是

我們卻有這樣的自信：‘凡事只要你肯努力去作，作出相當的成績來，一定是有人肯幫助你的。’因為這種緣故，我們決定一定要出一個文集。鼓起勇氣來，也組織了一個募捐隊，當然由自己本身盡量的捐出，然後又油印了幾十封募捐的信，申明了我們的意思，寄給我們知己的朋友。結果很不錯，連我們自己捐出的，一共湊了大洋四十元正，於是便把文稿付印了，題名叫‘健青文選’，一共印了五百本，印了之後還是由我們自己去賣，不到兩個月的工夫就又賣完了。這種工作看起來雖是很平凡的，但是實際上作起來，趣味很是濃厚呢！不多時，我們似乎又進步了，又在報上闢了一個園地，這樣我們又得了許多的經驗與教訓，因為向報上闢園地就只得費好多的手續，什麼申明宗旨啦！交換條件啦！稿件的內容啦！……都必須一一辦理妥當才行。出刊後社會人士對我們當然要有一個評判，因此我們就又懂得社會心理是什麼，大概同時也就引起一小部份社會人士的注意，因為常接到從外界寄來的一兩份雜誌。到這時我們的工

作就又加多了，除了這項工作，另外還添上了‘書報介紹’‘讀書報告’的工作。話說到這兒，似乎是完了，不過還有，就是我們的餘興：在陽春四月，正是春光明媚的當兒，我們必定要作一次短足旅行。買上一些零星的食物，步入清幽的花園，散臥在桃花蔭下，這時清風徐來，吹得我們都要飄翔起來。心情就是那樣的輕鬆。在遠方有袅娜的垂柳在那兒輕舞着，身旁的野花在放着幽香，黃鶯提高了它的舌簧在告訴我們：‘這兒的情景都是詩之麗句啊！’在這樣的情景當中，我們吃着零星的東西談談笑笑，等一會談笑夠了，便請一兩位洞悉文壇情形的，講上一些什麼文壇情報啦！文藝家的私生活啦……，聽起來也很津津有味呢！這樣直闖到浩渺的月色輕紗似的蒙蓋了大地，我們才肯回來，在歸途中，我們互相的問着：‘這種清福是誰的賜與呢？’

避 兵

徐天武

曲曲折折的綉江河畔的北岸，屹立着一座

古城，城北很近的一個土墩之上，有一座半洋房式的上了二十歲年紀的學校，那便是我們的縣立中學校了。校門南向，廚房在其左，左前方還有一座洋房式的圖書館，校里的女同學，就是在那里寄宿的。背後，枕着一條溝渠似的小河，在萬籟無聲的午夜，潺潺的流水聲，可以很清楚地飄進耳朵里。

十九年的春天，省局動搖，桂粵構兵，戰雲瀰漫了全省，這一座古城也同時走上厄運，給敵軍來光顧騷擾了。過了幾個多月，戰事還沒有完全停息，我們的學校覺得大好時光已白費了許多，只得在風聲鶴唳之中硬着頭皮上課。那時，在離城西去三十多里的地方，還駐有一小部分敵軍，駐在城里的却是省系的便衣隊；雙方爲着特種關係，還沒有衝來開火。這樣的日子馬馬虎虎的又過去兩個月。在一個天空晴好，紅霞滿天的晚上，不知是什麼情事，城里有一部分便衣隊移過我們的學校里駐守。機警些的同學說：‘怕離不了又要開火吧？’我那時是怎麼的渾鈍，那里會顧慮到呢！這一夜算是平安無事的過去。

第二天清早，學校還是上課如常，可是在教師講書的聲音竄進我們耳朵之時，却不時的雜着幾聲從城西遠處發出的沈細的槍聲。下了第一課之後，槍聲也聞得許多了。間或有三五顆槍彈從高高的頭頂上飛過，發着‘呼！呼！’的尖銳聲，同學們打了幾個寒噤，面孔上表現着不安定的神態。到了第二課，講堂里連人影也沒有了，許多同學走在騎樓上跟教師們在那里觀看遠方的戰情；有些却走向住室里私相談論，預測這裏的戰情；有的說，敵軍是那麽少——一百多個，決不夠我們這方五六百便衣隊打的；有的說，我們這方便衣隊，沒有多大的訓練，缺乏戰鬥能力，那里夠得上和素經戰鬥的敵軍爭勝呢？但是多數的心理，總是祈望我方勝利，敵軍敗退？不然，敵軍勝了，我們這里還了得呀？有三五個球迷，見沒有上課，無所事事的捧着命根似的籃球，走到校西的球場里玩個不亦樂乎，他們沒有一點顧慮，整個的精神，完全貫注在忽起忽落皮球上，遠處傳來的‘嘭！嘭！’的槍聲與球場上的球聲互相應和着。過了兩點多鐘，‘嘭嘭’

的槍聲響得近許多了，把耳朵的靈敏尺度測量，戰爭之地已不夠十里多路了。吃早飯的時候，在膳堂里的同學，大家都懷着一顆戰戰兢兢的心。吃飯也沒有往常那般開胃。

早飯後，槍聲愈響愈近，愈近愈急，走在騎樓上觀看，隱隱的可以看見在離校不遠的土山上有許多便衣隊在那里流動。從天空逸過的槍彈，已經響得很短迫的了。西廊的牆上，着了幾顆流彈，飛出許多石的粉屑。我當時還沒有什麼戒避，躺在床上左思右想。雲心妹匆匆的拖着一筐行李，從她的宿舍走過來說：‘表哥，你還死在床上做甚！很多同學已經要搬行李走避了。’我帶着驚懼的說：‘敵軍來近了麼？’她又說：‘近了。你快收拾點東西吧！我想暫時跟你返家躲避一下。’我正和雲心妹說着的當兒，校長在樓上發出了口令，高聲喊着：‘各位同學，快些走避！便衣隊敗退了，敵軍追來了。’許多同學自己挑起了行李就走，我那時已陷入了急遽恐慌之境，就匆匆拉了幾件行李，赤着脚同雲心妹向校門走出，可是校門已經閉得很緊了。一堆堆

同學蜂擁的從廚房的小門逼出，雲心妹也跟着我踉踉跟跟從小門逼出。到了回家途中的一株大樹之下，已有了幾個同學在那里休憩，家里來接我也到了。那時我還想跑回衝進校里，把存在里面的行李拉出，可是跑到將近學校的土墩之旁，那些從低空漏走過來的流彈的‘擦擦’之聲，又把沒有勇氣的我趕了回去。我只得和雲心妹又踏上了歸家的途上，‘這是我有生以來從未碰過的事！’表妹在途中對我說，我也這樣說。

到了家里，父親和母親見我平安的回來，很是快慰。年老的祖母嘮叨的慰問我受了驚沒有，同回的是什麼人？是不是我的××？我沒有什麼話答慰她老人家。在家里住了幾天，探聽得城里又已經敵軍佔駐了，可幸的還算安靜無事。我就進學校看看情形，經過校長和教員們的討論，不再上課，也不考試，就這樣的放暑假了。

夜半偷逃

王鴻吉

這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間的一個故事：

我正在酣睡之際，忽然至友草刑君把我喚醒，告訴我說：“鴻吉！趕快起來，學校有變故！”我正要詳細問他，他却很迅速的去了。我聽了他這種說話，起了無限的疑惑，心也不住的跳了起來；我便依了草刑君的命令趕快的穿衣服，同時喊醒了至友水皿君。

從窗子的玻璃上望出去，隱約的可以看見許多的同學在院中迅速的來往；又有一簇一簇的同學步入我們的寢室，和別的同學細細的說兩句話，便又走了出去，我見到了這種情形，由經驗裏便知定是學潮騰起了。

我穿好了衣服，向室內一看，多數的同學早已陸續的出去，只剩得一兩個老成持重的，還在靜默着不動。這時我和水皿君找到了草刑君，一同偷偷的向操場中走去。從教室前經過時，見室中高點明燈，正在寫標語印宣言，工作緊張得

很；多半的同學都已加入這個戰團。我們三人走到操場門時，見一人正在把守，厲聲的向我們問：“你們三人往何處去！”我急速溫和的回答說，“到操場廁所內大便，霎時便回。”我三人出了操場門後，便走到一個幽靜的地方商量這事。

我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草刑說：“因為我起得早些，所以略知道一點，大概是反對校長！”

水皿說：“校長現時正在北平，他們趁着這個機會來幹；這種事情他們辦的也真秘密！”

我問：“咱們當取什麼主義？”

草刑說：“這種事情咱們事前一些不知，到現在也未知詳細；咱們不幫助這方，也不參加那方，盲目的行動我是絕對的不贊成，所以依我看來，咱們還是取躲避政策的好。”

水皿說：“他們都認咱們是富於神經質的人，當然咱們不加入他們這個團體。”

我說：“我經過多次的風潮，都是學生吃虧。”

草刑說：“既然如此，咱們逃走如何？”

水皿與我都贊成此說，便踰牆而逃了。

呼呼的小風吹在我的身體上，覺得有些寒冷，不禁的打了幾個寒噤。這時我們三人好像出籠之鳥，但在更深夜半之時無處安身，便跑到學校前面戲樓上去了。我們在這上面不斷的向學校那方望去，但聽得學校中喧嚷了起來，同時無數的手電筒向我們這裏放射，我們三個便急急地跑向慈雲閣的地方；這時我覺得我們好像有七俠五義中白玉堂之風，確是覺得有興趣之至，我們在慈雲閣的周圍縈繞，口內慢慢地咕噥着，又覺得害怕，又覺得特別有興趣，這樣約有三小時的工夫，東方才漸漸的發白。我們又像偵探般的偵探過三四次，但只見大門是封着，門前貼着無數的標語。天氣漸明，我們又重整精神到城外一遊，身體覺得異常爽快。

我們三個偷逃出校，是被其他的同學稱爲反叛，（自然不完全是這樣）所以不敢再回學校，下午便各自回家去了。

未了重要反動份子開除 記過的也不少，全

體同學迎接舊校長回校，我三人也回原校，一場風波算是這樣結局。但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夜半偷逃的事情，還清清楚楚的印在我的腦裏；跳牆偵探的武俠之風，還覺得有興趣之至，雖然是有些害怕。

兩個耳光

張文麟

‘噹！噹！……’一陣洪亮振耳的鐘聲，突然地打破了沈寂的空氣。

這一陣鐘聲，像有什麼特殊魔力似的，催着我們一大羣人，那麼爭先恐後地，急急地跑進教室，立刻紛然地坐好。每人的心，不消說都是在怦怦地跳動；每人的臉，更可以看出都是同樣地蒼白。

教室內，是異常地肅靜，幾十隻眼都不約而同地望着窗外。

‘來了，等着坐監罷！’一位同學說出了這麼一句，又照常地肅靜了。

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了汪老師。

我們一同迅速地起身，注視着往講台上走的他。

素日尊嚴的汪老師在我們的眼光裏，是格外的尊嚴了：板着面孔，挺着胸脯，手里拿着一疊白色的試卷紙。在一陣囊囊的皮鞋響聲中，風一樣地走上講台。

他同我們同時深深地鞠了個躬。

他的目光注視着我們，莊重地開始這樣訓話：

“今天這一班‘衛生考試’，請你們每個人自重一些；若是誰不知自重，我要不客氣地對待！”

說完了，拿起一枝粉筆，回頭往黑板上寫題目。

現時，我們的心是跳動得更加急促；臉是更蒼白了！

“述衛生之意義，”汪老師很快地寫完了第一道試題，回過頭來，看了看我們滿屋的受試者。

接着，又開始寫第二道試題，迅速地又一回

頭，面色驟然地變了，‘拍’的一聲，把粉筆擲在桌上，野馬似的跑下講台。

我們都停了筆，奇異地望着他，誰也不知是什麼事！

他三腳兩步地奔到一位小同學——江國棟的身旁，猛然地一個耳光狠狠地落到江國棟的臉上，接着出其不意地把一塊小紙團搶到手里。

“做……什麼？老……”他忽地站起身來，一手摸着打紅了的半邊臉，望着汪老師，眼里立刻含滿了淚水，用顫抖的聲音問。

“誰叫你看小抄？”汪老師粗暴地怒叱着。

“老……師，那……並不是……小抄！”江國棟的嘴唇顫動着，吞吐地強辯着說。

“什麼？你還要撒謊！”一抬手，又一個耳光落到他的臉上，這一個是格外地有力：江國棟的鼻子是被打破，鮮紅的血泉湧地流出，‘哇’的一聲哭了。

我們，都在呆呆地看着 看面容：有的是十二分的害怕；有的是有點不服。

“出去罷，這班上不要你這樣的學生！”汪

老師是怒氣冲冲地：咬着牙，睜大了眼，挽起了袖子，把那位小同學死命地拖出教室去。

回身帶上了門。

怒氣未息地回到講台上面，神聖不可侵犯地對我們說：“你們誰再看小抄，是可以的；只要不怕打就行！”

這時，我們其餘的受試者，都安靜地低下了頭，心大概還在不住地跳；臉大概還在蒼白着。

整個的課堂里，一時又陷于極度的沈寂；只有鋼筆在每人的試卷紙上沙沙地低唱着進行之曲！

失 望

隋樹峨

中元節過了，北國的天氣已經有點兒秋意，白天蟬在樹梢頭叫，夜裏蟀蟋在草中長吟，這都表示着時節已在轉移了。

吃過午飯，老蕭，老趙，猴子頭三個人坐在校園的大樹底下談天。

“也不知道那一輩子造的孽！連暑假也得

在這金字塔似的宿舍裏！”老趙在嘆息。

“老弟，別感傷啦！天氣怪好的，明天出去玩他個痛快，上西山去。”老蕭拍着老趙的肩說。

“這個提議我倒贊成！不過只有我們這幾個人未免太孤單了，頂好……”猴子頭一面說一面在作鬼臉。

“頂好什麼？你倒是快說啊！”老蕭在催。

“頂好……約上幾位女同學。”

“對！”

“對！”

老蕭老趙都異口同聲的贊成。

於是談判的結果是三個人分頭去聯絡女同學。

傍晚三個人臉上都掛了一絲絲的微笑，原因是：老蕭已經約好了密斯舒和密斯王，猴子頭約好了密斯周和密斯陳，老趙交際手腕欠佳，只約好了一位——密斯郭。

第二天早上，太陽和藹的從東方露出笑臉來，白雲很閒散的在天空中飄蕩着，真是一個清

明的日子，猴子頭第一個從牀上跳下來，叫醒了老蕭老趙忙着洗臉。

臉還沒有洗完，老媽子走來說：“郭、王、舒三位小姐因為有人請客，所以不能去。陳、周二位小姐也有點別的事，都不能去。”

老媽子走了，三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發了半天呆，猴子頭第一個沒有興趣，說：“還是別去了吧，沒意思！”

“去！非去不可！爲什麼要不去呢？都是些賤骨頭，管她呢！”老趙動了火。

“坐在學校裏也沒勁，上西山……我看還是別去吧，怪掃興的，咱們上公園去走走不是也很好嗎？”老蕭心平氣和的說着，不過也有點失望。

“對！上北海就上北海！”老趙，猴子頭都在附議。

三個人一溜煙的跑出了這金字塔似的學校。

公園裏是那麼幽靜，溫柔而美麗，一裸裸的古松異常青翠，風多溫柔——有點兒醉人，蟬在

樹梢不住的唱，草地上對對的情侶都在唧唧的談着話。

‘咳！’

‘咳！’

‘咳！’

三個人不約而同的都在嘆氣！

路是那麼幽靜，那麼遙遠！一個個，一對對，一羣羣的人都從他們眼前走過。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猴子頭在發問。

老蕭老趙沒有說什麼，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發呆。

心裏像大海深底一樣，把不住的空虛。

裸腿的故事

王家英

時候不早了，離上課沒有幾分鐘；同學們已陸續地走進教室裏去。

當她走進教室時，坐位已坐得滿滿的。上課前的噪雜聲，教室門響時，後到者的成爲衆目所矚的集中點，這是必然的。

‘曼斯，今天竟不穿襪子？’ 娜最先看見，問話也隨着發了出來。

‘沒穿襪子，哈哈！’

‘爲甚不穿襪子，曼斯？’

‘好美的天足，真富有曲綫美！’

她們輕薄的問話，她都置之不理，只是向着坐位走去；但怪不好意思的心，却一定要她向腿部看看，除裸着外，還有沒有什麼。這時，和她要好的幾個女同學，也走上前來把她圍住。媛問：

‘曼斯，今天爲甚想要裸起腿來？’開始正式的質問。

‘沒有什麼，隨隨便便啦！’她裝着不經意的回答，微笑着。

‘曼斯，赤條條怪惹目地露着腿在路上走，不覺得羞嗎？’貞諷刺地向着她問，但她仍是笑着。

‘不，只是早上陣陣的涼風，吹得怪癢的！’

‘裸腿嗎？曼斯？很好！不過在路上走要小心點……’林像發見了什麼東西一樣地急急走近了來，——有點輕薄。

‘小心什麼？難道有人要咬我的大腿嗎？’
她得意地說着。

‘鳥腳！’不知後面那個說，很尖銳地刺進她的耳膜，她向後面望望，男同學只是笑着。實在有點難爲情，圍住她的幾個女同學，也沒趣地各歸她們的坐位去。

當天的下午，校裏同樣裸着的已有幾人，一一光的腿到處都在浮動着。

上第五時的鐘剛響，從後面幾個多事的男同學間投出一段段的粉條，都在曼斯的身上落下；她轉起身來望着後面，只見男同學一個個的臉上都堆着笑渦。

教員點名後，她不客氣地站起來向他報告。見着裸着的腿，他就有幾分會意。

下課後，門房從校務處拿着紙條來找值日生日。

放學的時候，揭示處站滿了人，他也走上前去，見着‘……以後不准女生裸腿……值日生日不盡職，應記缺點二次……’的揭示，她就帶了半個微笑回家裏去。

第二天早上，她走進教室時，教室裏確是靜默得多。但她一坐下位子，就覺得有些異樣，即刻站了起來；可是，襪子已染了一堆堆的墨蹟。隨着，就是後面輕微的笑聲。

我們的晚自習

呂翰芳

用‘暮氣’二字以喻精神不振作的狀態，這是十分恰當的。因為，人們日出而作，忙忙碌碌一個整天，到了暮色來臨，那精神當然要疲乏了。雖然疲乏；但上自習的鐘聲‘鏗鏘！鏗鏘！’的響過之後，我們却不能不勉強抖起精神跑到教室裏來。

教室裏的九盞煤油燈通通的亮了，而廿一、廿二、廿三張桌子也已由值日生湊合成三大排，於是各人認定自己的座位，面對燈光坐下。

‘啾啾，喳喳！啾啾，喳喳！……’大家坐好以後，鄰坐的兩個或三個人頭都捱在一處，一似乍會的情人。老是談着笑着，不肯就開始用功。其實，這也情有可原：剛剛離開廣闊的操場，美

麗的校園，那已疏放了的心情，實在有些無法控制。一會兒，突然闕寂無聲了。我心裏已經明白：一定又是教導主任的嚴厲的面孔被同學們所發現！

本來，每次自習，都有四位先生更番‘查號’——教導主任是其中之一。各先生的‘查號’雖無一定的時間，也無一定的次序；可是最先來的却常為教導主任。

教導主任繞了兩圈走了。這時一切也都靜了，各人的視線都集中在書本上，而表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有的歪斜着頭，用四個手指來梳他的分髮；有的將拳支住下巴，微微的顫動着；有的雙手護住頭頂，低了頭動也不動；有的上體左右搖擺，嘴唇一開一合地；有的把臂膊當了枕頭，而用另一隻手掀起一頁書來；又有的面向承塵，緊皺眉頭，目睫時時閃動。室內除了輕細的呼吸聲和嘩嘩的擦書聲而外，什麼都聽不到。是的，不定期的臨時考試，每天都有機會碰到，對於功課，誰敢絲毫馬虎呢？固然也有一二調皮的同學，每趁自習時間東張西望的來作‘人物透

寫’畫。據說，唯有自習時的題材最爲豐富，決不可輕易放過。

隔了些時，每個人——作畫的也不能例外——鼻孔裏都塞滿了黑煤；臉上發出黃色的亮光，好像塗上一層臘油似的。我自己呢，覺得眼球有些運轉不靈了，腦府也拒絕容納東西了，於是照例要走出室外散一回步。的確，在那神秘的肅靜的夜之籠罩下，藍的，黃的，紅的小星佈天空，一陣陣清新溼潤的微風，撲進胸懷，柔撫雙頰，格外感到神清氣爽！

然而，清爽的幸福享受不到幾分鐘再回到室內時，那可難受極了。一股子刺鼻的氣味，非酸非臭，直衝過來，偶一吸入，簡直就要作嘔。這氣味的成分，主要的當然是碳酸氣。試想一個屋子裏，坐滿了四十多人，每人一架製造機，一刻不停息的在從事製造，那生產出來的碳酸氣，不是很快的即可‘洋溢乎兩間’嗎？而牠的體重又較重一點，不容易各處流通，老是積滯屋內；雖然窗上的小橫窗都在開放着。還有八九個掛燈，不斷的從牠的玻璃罩的圓口內向外慢慢噴吐煙

氣；如果那回庶務先生貪一點小便宜而買了劣等牌子的煤油來，那就更糟了。至於同學中，也有幾位不拘小節的常暗暗地散布出一些‘安母尼亞’、‘硫化氫’的氣息來，使得空氣更加濃厚。究竟功課問題比衛生問題來得重要，所以，仍要‘將就則個’，坐下去攻書本。少停，就又‘習而安之’了。

挨到四位查號的先生都查過之後，大家頓時鬆快起來。說來不信，真好像用功是爲了查號的先生。看吧：兩臂側平舉的也有，挺胸起踵的也有，身體後彎的也有；並有的瞪起兩眼，接連咳嗽幾聲，蓋已躍躍欲試了。突然，‘啊！’的一聲，不知是誰；於是‘哈呵！’、‘吆喝！’、‘噢吶！’、‘……’全體一齊大譁起來。室內的炭氣、煙氣受這聲浪所激蕩，從東邊滾到西邊，又從西邊滾到東邊，來往的翻騰。各個燈的周圍，盡是小組辯論會，爭辯着，討論着，一組一組地。

公安股在他的職務上，對這辯論會勢不能不加以干涉；效力是發生了，每個人的聲音都很小。然而在這各人的功課都已溫習純熟之時，怎

肯再嘗那悶坐的滋味？不多時，一陣喧囂又沸騰起來。自治會規程上雖然明白規定：‘自習時高聲談話擾及他人者，處罰值日一天。’可是談話者是如此之多，亦將處罰誰呢？若說全體都要處罰，又覺不成體統。爲了這，全體大會也曾熱烈的討論過。有的主張處罰第一個出聲音者；但在一羣出聲音者之中誰是第一個呢？有的主張每一排桌舉出一個負責人；但這責任又沒有人敢來負擔……。結果這議案是‘緩議’了；不然又有什麼辦法？

好在，經過不長的時間，下自習的鈴聲就‘唧！唧！唧！’的響了，大家便都離開教室而擁進宿舍裏去。

寒夜的警備訓練 鐵 吾

夜幕漸漸的拉開來了，黑暗吞沒了整個的空間，蔚藍色的天上，嵌着無量數的小星，好似怯敵的士兵，個個在瑟縮顫抖；月姐含羞般的，露着半個眉梢，似在窺察大地上的秘密；天空裏

偶然聽到三五聲征鴻的哀鳴，遠處又悠悠傳來寒村的犬吠，昏黃的電燈光，網住了這都市之夜。

壁上亨得利時鐘，敲過了十下，同學們都漸漸入睡了，四周靜悄悄的，聽不到一絲聲息，除了鼻息聲、嚙語聲以及野虫凄楚的‘生命之歌’，而外。

夢鄉的滋味，究竟還有尋求的價值，我剛一踏進了他的境界，把我所認為不能滿足的事，一切都給我滿足了，我得意的狂呼，然而只是個嚙語。

‘...1...3...511,533,5353511’ 一陣緊急的軍號聲，喚回了徘徊夢鄉的我。朦朧間，似乎覺得這號聲很耳熟，但究竟是吹的什麼號，一時竟忘記了，慌忙的披上大衣，坐在床上默想。這時同房的風亞、鳴軒、叔俊也都起床了，叔俊一壁向外跑，一壁嘴裏喊着：‘鐵吾！快！集合號！’我似乎也憶起了，又慌忙的穿了棉褲棉鞋，站在地板上扣鈕扣，全室是黑黢黢的，沒有一絲亮光，皮鞋聲，叫喊聲，混亂的充滿寢室全部。

‘諸位同學，不要搶先！把門關起來，等大家穿齊再走，要記過大家記過，沒有起來的，快喊！’這是我們室長的喉嚨。於是‘嘭！’的一聲，門關了。

我走近梅光的榻前，他還發着濃厚的鼾聲，被頭裹得緊緊的，絲毫沒有覺察。

‘梅光，梅光！快，集合號！’我一面急速的推動他，一面連連的喊。

‘呵？’

‘集合號，快！’我重復說了一句，並且在他屁股上重重的打了一拳。

他一骨碌起床，在被上瞎摸上一陣，‘倒罷！褲子呢？’又過了一會，只聽‘喀——查’一聲，褂子已撕壞了——原來他是把褂子當作褲子穿的。

等梅光摸到了褲子，‘……511, 533, 53535 11’第二遍號聲又響了。

‘快，大家穿好了吧？走！’室長着急的喊。門也開了。

‘不忙！我……’不等梅光說完，大家一湧

而出。

我們一直奔到集合處，其他班上的同學，早已到了許多，不過沒有我們整齊。

第二天清早，學校的揭示處，貼了一張大大的佈告，上面都是因夜間點名未到，而受處分的同學的姓名。我們很慶幸，我們班上沒有一個，同時也佩服我們室長所用的方法高明。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 杜起羣

在學校裏，談到禮拜六的晚上，是一個美妙的晚上，同學憧憬着希望着的晚上。誰不高興？雖是禮拜天，大家都沒有這樣來勁；尤其到了禮拜的下午，日落西山的辰光，誰都會想到明天禮拜一，是要上課的。因此，只有禮拜六的晚上，能夠免掉這種缺憾。不管下禮拜有多少考試，得一箇腦兒丟到腦後；快樂一晚。

禮拜六的下午，同學們讀書已不像平日起勁了！我想，聽課的收斂，一定要打折扣的。因為人雖在課堂裏，心早已跳到公園、影戲院裏去了。

下過課，有的在整理小提夾，有的在擦皮鞋，有的在討論明天各影戲院開映的影片。下半天的理髮室，生意總是格外地好；三四個座位，非但不會空，還有手裏拿着些小說（如紅樓夢、西遊記、水滸、七俠五義等書；是理髮店的老闆，備給學生們等着，消遣用的。）在看；坐着等的。髮理好了，等到理髮師說：‘先生，好了！’的時候，面孔上浮起一陣微笑。拏下襟頭的自來水筆，漫不經意的記了賬。在理髮師和氣的‘慢去’聲中，自己整整衣領跑了。

禮拜六的晚上，校門大開着，訓導辦公室一團漆黑；草草的吃完了晚飯，頓時校裏各條煤屑路上，熱鬧起來；聽得見的是興高采烈的談笑聲，打趣聲，和皮鞋底碰在煤屑上瑟瑟的發響；輕鬆，靈快的脚步聲，混在一片；是幾百個人的聲音。遠處聽來，幾乎像起了一種大騷動。大家就和囚犯出獄似的，三五成羣，俊俏的臉兒上，顯然的塗着一層薄薄的粉，頭髮梳得光滑滑的，皮鞋擦得能照見人的面孔；個個是摩登十足的少年紳士。東奔西跑，各幹各的去了。一剎時，全

校靜悄悄的，祇贖着少數同學看守這座暫時被遺棄的學府。

是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剛吃過晚飯，我獨自坐在自修室裏，看平心先生的低能兒自傳，正在出神；忽地裏嗅着一陣香氣，接着就覺得肩頭上有人把我一拍；我回過頭來看，却是住在×號裏的×××，他向我笑着說：‘我看你……嗯……正課已經夠麻煩，還尋這些勞什子！今天晚上不出去逛，才真獸！’本來，我也是勉強想征服我底遊戲的心；×的一番蠱惑，可也不由你不動心。這樣，我們就向外面跑出去了。

走到大街上，摩肩擦踵的都是些‘學生們’，走過××書店，買書的怪多；老闆大着嗓子，在殷勤的招呼顧客。走到頂熱鬧的南門新市場，電燈的光亮，有如白晝；西樂和無線電，嘈雜得不了。

後來，我們到××戲院去看電影，進了門，大半數的看客們，好像都有些面善。這天，學生們却佔了多數。他們，有的偷偷的把眼光溜到對面座位上，那些女同學的身上去；有的瞪着眼珠

子，怪淒涼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時針剛指在七點上，看客們好像有些不耐煩、嘈雜、叫囂、拍掌。一會兒，電光暗閉，接着銀幕上現出鄉下人到上海六個大字，人聲不約而同的靜肅下來。開演了只幾分鐘，影片忽然地模糊下去，大家頓足叫罵，‘〈——〈——’的聲音，不絕於耳。停會兒，所好影片又恢復原狀，人聲才告平息。半趨，忽地現出‘休息收票’四個字，照例又是一陣嘈雜，票收好了，繼續開映。

演完了，人們像潮水般的直往外跑，我和×也夾在裏面往外走；有的同學們看看表，時間已快到十點，學校的大門，快要關了！胆小的，沿路更不放心。這時，夜幕早已展開，繁華的商店，客人們漸漸的稀少下來。茫茫的大地，呈現着疲憊的模樣。我們從南直奔到北，頭輕腳重，腳底下—高一低的，心裏只恐怕要吃閉門羹；倘使被訓導先生曉得了，明天還要……。

到了校，電燈早就黑暗，只有幾盞暗淡的路燈，滿院寂然。同寢室的同學們，早已呼呼入睡。我摸索的攬進被裏去；平時我上床，總是倒頭就

睡；可是今天真奇怪，老是翻來覆去的，腦筋裏還留着銀幕上的情景。一轉念，又想到昨天×先生不是拉長了面孔說：‘後天要考××，教到那裏考到那裏的嗎？’明天禮拜，就是不玩的話；可也來不及；唉！’

月考

小 固

乙學校第一自習室第二自習桌上，猴子李、小張、進士吳、劉駱駝，四個人佔據着，李、張在一面，桌子當中一架小小的書架和吳、劉兩位隔着，可是在這小小書架的兩邊，就顯然的劃出兩個性質極不相同的壁壘。

猴子李和小張，糾纏在一起寸步不離，不是死在運動場上，便是跑到城裏去吃館子，他們的自習桌上，書籍懶散的堆積着，鉛筆、鋼筆、毛筆、小刀之類的東西，橫倒、豎臥的，好像戰後戰場遺下的兵器。書架裏織着密密的蛛網，構成了幾幅天然的圖案，至於吳劉二位呢，就和他們大不相同了。他們倆每天上課在講堂上，和睡

覺在宿舍中以外，就是在自習室啃功課，學校的大操場上從來也沒有看見他們兩位的大駕惠臨過。除了在上體育正課以外，唉！天不隨人願，在這一學期，偏來了一位多事的體育主任，故意和他們兩位爲難，組織什麼課外運動，論理無論什麼組織加上了這課外兩個字，就得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事，那有強迫的道理呢。可是牠真和他們兩位開玩笑，這課外運動，每人必須參加的，到時不上，和正課一樣的如數扣分，不告假一樣按曠課論，這樣他們不能不痛惜他們幾分鐘的時間，來光臨操場了；可是在指導員點過名後一歪頭的時節，他們倆就溜回自習室來，因爲他們倆太用功了。所以上學不到二年，吳的眼睛就得了功名，此後大家都以進士吳呼之，在他那憔悴的面孔上，鼻子異常的尖削，上面架着一付近視眼鏡，在鏡光上閃着兩支瞪着的小眼睛，使人害怕。劉駱駝是瘦長的身子，蒼白的面龐上凸着高高的顴骨，脊柱骨凸出了一大塊，好似駝峰，因此小張就送了他一個綽號——劉駱駝。

噹……噹……上自習的鐘，敲過了，猴子李

小張照例開他們的談話會。

‘喂！老李！我看你近來精神太糟糕了，何不找個蜜斯來安慰安慰你呢！’猴子李正呆呆的望着那書架上的蛛網出神，被小張幾句話提醒了。

‘像我這樣的，有那位蜜斯來愛我呢？’猴子李面上露出苦笑。

‘老李！你真滑！這事情還瞞着我呢，我早知道了，你和蜜斯馬，你以為我不知道呢！’

‘沒有的事！你真會造謠。’猴子李臉上頓時鬧了一個紅臉關公，他竭力辯護。

‘我就不聽你那一套，那天……………’

‘報告！大家注意！明天上午第二點鐘，考地理。’值週生這報告就打斷了小張的談話。

這時他們兩位的談話會停止了，低着頭忙着在那亂書堆中找他們的地理課本。

‘真糟糕！我的地理那裏去了？昨天還看見的。’小張急得額上的汗珠直向下滾。

‘你呀！我說你作什麼？睜開眼珠子看看，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唉！真是忙中有錯，騎着馬找馬了。’小張看到自己手中的那本地理，他向猴子李笑了一笑。

‘老李！咱們地理講到那裏了？’小張敲了敲書上的塵土。

‘你是幹什麼的，連書講到那裏都不知道了，真像那鋤地的將鋤丟了一樣的笑話。’

小張推了猴子李一下說道：‘告訴我！別開玩笑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還鬧着玩呢。’

‘我也說不清是一定講到那裏了，彷彿是講到英保護國那裏了，說不定，你去問駱駝先生去吧！’當猴子李翻了幾下書後，才這樣答覆了小張。

‘喂！對門子，你真鎮靜！明天考地理，你還啃你這 $x y$ 呢。收拾了吧！告訴我地理講到那裏？’

‘呵……呵……’劉駱駝咳嗽了幾聲，吐了一口濃痰，然後又敲了幾下胸脯才告訴了小張地理是講到日本。

‘啃哪！臨陣磨槍不快也光，來來！加油！考

他一百多分。’小張這樣喊，使第一自習桌上的先生們大不滿意，都瞪了他幾眼睛。

‘一二三四五……………五十二頁，他媽念歇的數，這樣多，絲毫也不通融，真要命！誰有閒工夫啃這個東西呢。簡直沒辦法——考這東西，真要命的！將來先生做了教育部長一定廢除這沒用的東西！’兵的一聲小張將一本地理摔在地下。

‘你真胡塗了，忘了咱們上次考生物那一回，咱們那一套小把戲，把吳瞎子哄過了，每人不是都得了九十多分麼？’

‘好！就是這樣。’

‘你真聰明伶俐！真不愧為猴子！’第三桌上的張明中向着猴子李作了個鬼臉。

地理月考過去了。幾天後大家才知道——小張猴子李，因為使小抄扣了五十多分，進士吳因為答錯了題，幾乎不及格。

黑夜進攻

韓古農

‘底大大，底大大，底底……’

一陣雄勁壯烈的軍號，頓時衝破黑夜的沉寂，摻着北風的哀號，變成淒涼的聲調，大家都知道這是緊急集合號。

一霎時，全校五百多同學都戎裝齊集在一片全給黑暗籠罩着的操場上，凝視着這渾然一片的黑，隱隱看見一個一個頭在移動。

‘第一隊……’

‘第二隊……’

在隊長的指揮下，我們很迅速地排齊了隊伍，每個同學的臉上，都露着愉快的笑。四周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真好像一大隊將要開往前線去的兵士。

‘注意……’

一聲洪亮的聲音，立刻喚起每個人的注意。我們的教總已站在司令臺上了。

‘我們今天的活動是黑夜進攻，要絕對守

紀律，現在秋三的同學是我們假想的敵人，聽說他們預備今夜要來襲擊我們的司令部，秋二，春二，秋一……其餘各級的同學注意，在路上應時時留心敵人的飛機，偵探……’

出發號一響，全團健兒都默然的進行，絲毫沒有談話的聲音，自然囉。大戰爆發了，誰都小心翼翼了。

半路上大隊埋伏了多次，恐怕被敵人窺見，我們大隊終於在洋橋口散佈了，主力軍在前線防地紮下，我們也就在後方等待戰事爆發，大家抹去了頭上的汗深深的透了一口氣，朱君望望前線說：‘敵軍大概在東北角上，前面兩條大路上，不見一個影兒，他們或者會向這裏小路上來的。’

‘不會的，咱們前線左右翼和中路足夠抵抗了，難道敵軍會比我們多？’

‘假使敵軍多也不妨，咱們也有點實力呢’老張翹翹大拇指說。

‘怕他們？哼！只要我們精誠團結，‘長期抵抗。’來一個去一個，來兩個去兩個。’小王

幽默地說。

大家嗤嗤的笑了。

步哨來報告：‘雙方已經開火了！我們大隊已經佔領了第三土墩，敵軍退守第三道防線。’

於是我們也蜂擁的掩護上去，‘鞭炮’的聲音震天動地。

茅屋裏的鄉下佬佬趕忙出來說：

‘小先生們！留心爆仗的火星兒。’

前方喊殺的聲音響亮的傳來，我們知道前方已經拚着命在肉搏了，隊長下命令說：

‘留心敵方空軍的轟炸。’我們的第五第六隊高射炮隊，就迅速地把高射炮架起，向東北方準備着。

但真奇怪，前線的戰爭又緩和了下來，我們心裏都由狐疑而恐懼，寒冷壓迫着心胸，但我們仍保持着勇敢的精神。

‘第五小隊散開！’

我們在隊長的口令下，一個個分別埋伏。

北風把四周的茅草竹枝吹動，發出一種很悲悽的嘶聲，黑色的樹影，斜拖着瘦長的影子，

四周像是佈滿了無數魔鬼似的，在黑暗裏，彷彿露齒欲噬的猛獸，蒼空裏滿佈着愁雲，月兒不時躲進雲的背後，四野裏除了幾聲稀疏的犬聲幾點閃閃的燈火之外，緘默得幾乎令人相信宇宙已經毀滅了。

忽然在二三丈遠的樹影旁有一個黑影一幌，我急忙從草叢裏爬過去，用手電筒向前面一射，果真有一個模糊的灰色的暗影在茅屋旁移動。我就提高嗓子喝着：

‘口令！’

他好像非常害怕，我很快的走過去，但使我失望了，原來是一個鄉下老婦人，她顫抖地說：

‘小先生，讓我快點過去吧！我的一個小兒子正病着呀，……’

‘噢！聲音像是秋三同學陳龍君！’素稱小偵探的劉君，說着很快的走了過來。

‘好好細！胆真大……’王君，孫君，從土墩上爬下來也來幫我們的忙。

在三四個健兒武力下，總於被我揭去了她頭上包着的一條藍手巾，陳龍君的真面目，都給

大家看出了，原來他額上的皺紋是用墨畫的，又穿上了一條裙，誰認得出他是陳龍君呢！

‘噫！化妝得這樣像，總難逃出我的眼睛！’綽號‘探海燈’的王君笑着說。

‘解到司令部裏去！’在我們一致的意見下，俘虜被送往司令部裏去了。

事情剛解決，接着又是步哨的攔阻，在十時三十分，團長報告：‘我軍已佔領了敵軍的司令部’在歡呼聲中，我們把贖下的炮彈——鞭炮，‘砰砰’，‘拍拍’地放了起來，貝兒也從雲霧裏偷偷地探出雪樣白的臉袋來，銀白色的光，正浴着健兒們的身。她微笑着，好似在說：

‘祝你們勝利！’

球場上

王又邨

噹……咚……

噹……咚……球場上已經起了戰爭。

……好啊……痛快……加油……。

助興的歡呼聲，一陣陣的傳送到教室裏。

教室距球場很近，僅僅是間隔一座屋的光景。我坐在沉悶的教室裏，聽物理教員講什麼‘槓桿’… …‘輪軸’……一句句如吃藥——吃黃連。心裏真感覺有千百隻吊桶，七上八下的翻騰着。心坎上像扎割了萬把刀，心田早已被刀割得粉碎了。尤其是連想到我隊與外隊對抗。

看看教員，他仍舊侃侃的談着，他講解的興趣達到了最高峯，我早已聽得味如嚼蠟了。

… 好 …老高加油……Pass! Pass……

又是一陣喧嚷聲。

在教室裏，真有些坐不住，屁股上比扎了棘刺還難過。心也禁不住的一陣陣的縮起來。

再看看物理教員的臉，他仍舊很和藹的給我們講解。他視我們為一團馴服的小羊。誰知我視他為仇人，已經成了眼中釘了。但是他沒有下課，只好坐在教室裏出汗。

當老李——我們一隊的隊員。走到窗下給我使眼色的時候，伸了兩個手指。一時我有些懷疑，輸？贏？輸贏兩個問題在心中攪鬧起來。再看他的臉色，來得非常嚴重。我猜，一定是輸了。

兩個啊?!

噹……噹……打了下課鐘。我沒管老師走出教室沒有，屁股早已離了坐位。當我出了教室門口，束心的繩算是割斷了，真感覺出了教室就是出了監獄……恨不得一步踏到球場上，來給我們隊裏示威啊!

‘老王!換鞋啊!’老李在窗底下提了兩雙偌大的鐵也似的足球鞋。‘趕緊!輸了兩個啦。’

我在這種驚慌失錯之中，亂七八糟的，算是模模糊糊的穿好了鞋。飛也似的跑往天橋——因為教室距球場雖近;但非得過一道天橋不可。

嘯咯……嘯咯……球鞋踏着天橋。

‘好了!X隊的救星來了’……觀衆將球場鐵筒也似的圍住。

嘩!……又是一陣鼓掌聲……‘給老王加油!’

‘老王!加油啊!……加嚙料!上糞!’好與我玩嘴的老劉說。惹得許多人大笑。

我沒睬他，僅僅的笑了笑，朝他說了句‘滾

吧！

黑老李身體有些微弱，尤其是踢足球，有些跑不上。我替了黑老李的缺位，算是和對方競抗了。

敵隊的隊員，身體又黑又肥，尤其是前邊的五個衝鋒，非常野蠻，恐怕神見了也要畏怯。

看看敵隊耀武揚威的隊員，再看看我們隊裏低矮的個子。無怪乎我們輸球啊！

老高每次踢球，只要高興，便怎樣踢都合適。除了我可以與他聯絡，其餘的便都不行。這次我沒與他助興，前方缺少了聯絡，並且對方舉止雄勁。當我這生力軍開往前方的時候，他早已汗出如洗。看見我開往前方，臉上的愁跡好像割開了，忍不住，將嘴裂開，露出了稀疏的大牙……馬上又皺起眉頭，好像表示我們還得努力呀！

‘好哇……加油……！上糞吧——。’

我算是千軍萬馬之中，衝過去三門關一球，老高帶着往前跑去，我却遠遠的跑往左邊，這樣我們算是深入重地了。來往的 Pass，到了殺人

地，老高躺臥地上，嘯，的一脚；恰射入大門。守門人一撲，沒撲住，並且摔了一跌。

‘好啊！老高加勁！……老王上糞……。’

‘二比一！加油吧！’

老高半晌從地上爬起，顯示着成功的愉快。

‘二比一’提醒了我，僅僅只輸一個球啊！

球又開了，直向我方滾去，……在射擊，嘯！……嘯……幾次都被守門人救出了險。

場外的呼聲沒停，老高已經帶了球二次攻去，剛有射擊的機會，司令的哨子鳴起來，非常懈氣的將球停住。

時間到了！全場都停了。

哄！的一聲，四圍的人鬧起來。我們的體育教員親自去招待他們。記得臨回的時候，老高這樣說：

‘老王！真懈氣，遲半分鐘，這個球就要射！’

‘不要緊！這次的成績真不錯。看看他那黑塔般的五衝鋒哪！只要我們努力……’體育教員已經走到我們的背後，輕輕的拍着我們倆的肩

勝。

晚上，體育教員要請客，將我們隊裏的隊員全數邀去。什麼‘希望啊！’‘努力啊！’‘以後準備啊！’‘練習啊！’……‘成功啊！’……鼓勵了一翻，一頓大餐的桌子上，我的心忍不住蕩動。……

以後我同老高在球場上便結了好友。

發表文章的樂趣

于文輝

夢也似的過去了二十年，回憶這二十年的生活，自己不禁會叫出一聲‘苦呀，苦呀！’出來。我們窮人過苦生活，原不算什麼，正和家常便飯一樣的尋常；我就是在這種貧困的生活中，養成了我沉默寡言，和好靜的習慣，以及一張憂鬱的臉，一顆憂鬱的心的。

有人說病和貧與文人有緣，自己雖不是文人，但窮和病也好像把我當作文人一樣，一樣地糾纏我，可是我不能忘記那次的大病，使我和文學結了一個不解的緣。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時候，我雖幸運地考進了鄉村師範，吃着不要錢的飯，民生問題，總算是解決了；可是飛來的橫禍，是我始終逆料不到的，那就是一九三一年的夏，我爲病魔所困，纏綿牀第數月，在這臥病時，整日的拿着幾本文藝書籍和雜誌消遣，從此我便和文學發生了密切關係，而矢志從事文藝了。

一九三二年那年，家庭鬧着經濟恐慌，沒有寄錢給我，所以每每窮得連洗衣剃頭的錢都沒有；那時只得在沒辦法中想出辦法，寫幾篇稿子，寄到報館去，不想這稿子寄去後，不上幾天居然在某報登了出來，這在我初次發表作品時，心中是如何的愉快呵！

‘你的文章發表了！’一位和我要好的同學繼善，跑來告訴我。

‘當真嗎？’我一面懷疑地同我開玩笑，一面又希冀地問。

‘誰騙你？你去看！在真實報最後一頁上。’

當時我便跑到閱覽室裏去，翻開真實報的

第八版，偌大的鉛字，在我眼前跳舞，我懷疑是看錯了，睜開眼細瞧：不錯，題目是春雨之夜，署名伊人。‘當真登了！’我快樂地衝口喊出，這快樂像窮人拾到了金子，是有生以來沒有的。

因此，我得到了老師們的鍾愛，朋友們的羨慕，但我知道這只是一點虛榮，我沒有一點真實的學問，我只覺得慚愧，我只抱着硬幹的精神，像盲人騎瞎馬般的亂撞。在江城有一家報紙副刊，為江城惟一的文藝副刊。實在把握着江西文壇的權威；我曾投過十次以上的稿子，但都沒有發表；心中雖是煩惱，但我不恨編者，我知道自己文章不登的理由，我絕對不懷疑編者有私心，我雖屢遭挫折，但我不灰心，我還是照樣地寄稿，後來不知怎的，或許編者先生垂青吧！我的稿子登了出來，這在我又是如何的快樂呢！

以後我有閒的時候，整個功夫，全花在寫稿寄稿讀雜誌看副刊上，所以我的學校生活，以投稿為最有興趣。有時能夠在報館裏拿到一兩塊錢，供給洗衣剃頭之費，每當這心血之結晶握在手中時，心中至少有一度適當的安慰。

在課堂上，在原野中，在輪船火車上，或睡在床上輾轉反側時，甚至在茅廁坑上，我常會幻想運用我靈活的筆，描寫美好的文章。但事實和理想始終是矛盾的，每讀別人一篇文章時，便會發現許多好處，自己欽佩再三，而覺得自己渺小……。

自家是個鄉村師範生，負了普及教育、復興農村的重大使命；而目下的中國，農村經濟日益崩潰，兼之接二連三的水旱交加，又受貪污土劣的剝削，帝國主義的枷鎖，鄉村中佈了一道恐怖羅網，眼見我們的農民，在這樣黑暗的地獄裏掙扎，我睹此情況，不禁觸目驚心而動了所謂‘悲天憫人’的觀念，企圖將鄉村中黑暗以及困苦的情形暴露，也好使我們的丈人先生，明瞭鄉村是過着如何的牛馬生活。其次是我描寫鄉村是受了徐韓蓬魏金枝許傑諸先生的影響，他們發表許多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散文等，我深深地受了他們的感動，而潛心觀察鄉村，滿想寫點就好的東西，替農民呼籲。一年來寫成的東西，都收在失望集中，算是我一年來描寫鄉村的

成績。

離開畢業的時間，只有一年了，今後的學校生活，大概不會改變我投稿的生活吧！關於將來的志願，因為題目和篇幅所限，不再囉嗦了。

好吧！我親愛的文藝朋友，鄉村文藝，是一塊寶藏，正待我們發掘，希望我們能夠在課餘之暇，多下耕鋤，以期將來得到美好的收穫。

以上自敘式的文字，雖然是我學校生活的寫真，同時也是我投入文藝圈裏的忠實報告，謹獻給我們的鄉師的同學，和從事文藝的朋友。

籃球比賽

楊再森

我自進中學以來，學校中的生活，已有一年餘了。每天同教室讀書的同學，在上課的時候，大家一同研究；下課的時候，大家一同遊戲，多麼有趣而且快樂呵。

有一天，老王對我說道：‘楊，下午四時，中一同中二比賽“友誼籃球競賽”，知道嗎？’
‘不知道。’

‘那邊佈告處上，不是有佈告貼着嗎？’老王指向佈告處說着。

‘請你領我去看看，好罷！’

‘好，’他坦然地答着。

我們到了佈告處，果然看見佈告板上，紅紅的寫着：‘下午第四時，中一同中二比賽友誼籃球賽，希望各同學一致出席。’我正在看着，喜歡的了不得的時光，突然‘噹噹……’的鐘聲打了，我們便匆匆地走進了教室。

第一課是化學，是最有趣的一樣功課，今天是無心上化學課了，只是想着第四時的籃球比賽。潘先生自點名之後，就一一地照點名冊問書了。有許多是答的不錯的，但也有答錯了的。後來，臨到要問着我，我因為沒有相當的預備，第一句問我，給我馬馬虎虎地答了；第二、三兩句，我只答對了一句。——脚顫慄地站着，很是害怕。

‘下次要用功一點，請坐罷！’潘先生說。

這點鐘過得真快，我們還沒有上完一節書就‘噹噹噹……’的下課了。

第二、三兩時，勉強的給我敷衍過去。下課後，老王和我就往操場去了。登在那邊高高的石塔上，閒談着。

忽然，體育教師鄔先生拿着叫子‘瞿瞿’的吹了幾聲，比賽籃球，便開始了。

場上的各隊員，差不多都是各級籃球選手，顯出一種活潑勇敢的精神。兩方作着和平的戰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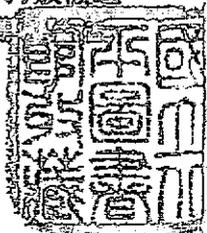
‘多麼勇敢呀！’我對老王說。

‘是，真不錯。你看，張君像是特別的用力啊！’老王很和藹地說着。

忽然‘洪洪……’地幾聲，大家就拍着手。鄔先生很急的吹了一聲叫子，原來是中二把球丟進去了。

‘洪洪……’的聲音，不知已有多少次。

結果，中二同中一，成二十與二十五之比，中一輸了五分。我們優勝了，所以大家參雜的叫着‘啦啦啦……中二……中二……勝勝……啦啦……’斷續地喊着。——恰巧在這時，放假鐘‘噹噹……’的打了，我們這一天的學也就過去了。



1 9 3 7 年 版

每册實價四角

1952年7月17日

52
26

